

蕭紅著

回憶魯迅先生

生活叢書

生活書店發行

很久以來，我們深感讀書界亟需一套叢書，這叢書所包容的範圍極廣，或為供給實際知識的，或為助長生活趣味的，但談知識並不是枯燥的讀本，講趣味也絕非無聊甚至有害。世界上儘有許多實際的知識為有系統的著述所不載，生活中也總有時需要一點消遣性而又是有益的讀物。凡適合這標準的，無論傳記、軼事、游記、雜談、生活常識、科學知識、珍聞、史話、筆記、書簡、日記……都將收入，使成為人人可讀的一套叢書。這就是『生活叢書』所希望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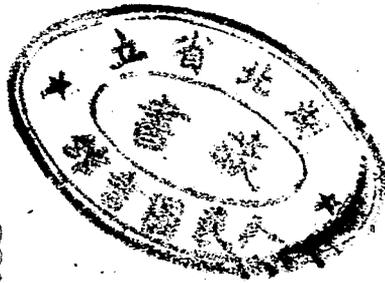
49247

梁啟超

回憶魯迅先生

許廣平

生活書店發行



目次

回憶魯迅先生..... 蕭紅（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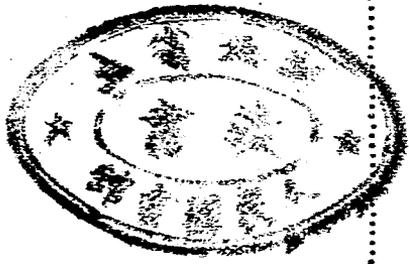
附錄一

魯迅的生活..... 許壽裳（五—八）

附錄二

魯迅和青年們..... 景宋（九—一〇）

後記..... (一一〇)



回憶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裏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麼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得連烟捲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來。

魯迅先生走路很輕捷，尤其使人記得清楚的，是他剛抓起帽子來往頭上一扣，同時左腿就伸出去了，彷彿不顧一切的走去。

魯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說：『誰穿什麼衣裳我看不見的……』

魯迅先生生病，剛好了一點，窗子開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紅的上衣，很寬的袖子。

魯迅先生說：『這天氣悶熱起來，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裝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

手攥得緊一點，往下又說了別的。

許先生忙着家務跑來跑去，也沒有對我的衣裳加以鑒賞。

於是我說：「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魯迅先生從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過了一會又加着說：「你的裙子配得顏色不對，並不是紅上衣不好看，各種顏色都是好看的，紅上衣要配紅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這兩種顏色放在一起很混濁……你沒看到外國人在街上走的嗎？絕沒有下邊穿一件綠裙子，上邊穿一件紫上衣，也沒有穿一件紅裙子而後穿一件白上衣的……」

魯迅先生就在輪椅上看着我：「你這裙子是咖啡色的，還帶格子，顏色混濁得很，所以把紅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腳長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腳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橫格子的還好；橫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兩邊裂着，更橫寬了，胖子要穿豎條子的，豎的把人顯得長，橫的把人顯得寬……」

那天魯迅先生很有興致，把我一雙短統靴子也略略批評一下，說我的短靴是軍人穿的，因為靴子的前後都有一條線織的拉手，這拉手據魯迅先生說是放在褲子下邊的……

我說：「周先生，爲什麼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訴我，怎麼現在才想起來呢？現在我不是不穿了嗎？我穿的這不是另外的鞋嗎？」

「你不穿我才說的，你穿的時候，一說你該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個筵會去，我要許先生給我找一點布條或綢條束一束頭髮。許先生拿了來米色的綠色的還有桃紅色的。經我和許先生共同選定的是米色的。爲着取笑，把那桃紅色的，許先生舉起來放在我的頭髮上，並且許先生很開心的說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規矩又頑皮的在等着魯迅先生往這邊看我們。

魯迅先生這一看，臉是嚴肅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們這邊看着：

「不要那樣裝她……」

許先生有點窘了。

我也安靜下來。

魯迅先生在北平教書時，從不發脾氣，但常常好用這種眼光看人，許先生常跟我講。這種眼光魯迅先生在記范愛農先生的文字會自己述說過，而誰會接觸過這種眼光的人就會感到一個曠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開始問：『周先生怎麼也曉得女人穿衣裳的這些事情呢？』

『看過書的，關於美學的。』

『什麼時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買的书嗎？』

『不一定是買的，也許是從什麼地方抓到就看的……』

『着了有趣味嗎？』

『隨便看看……』

「周先生看這書做什麼？」

「……」沒有回答。好像很難以答。

許先生在旁說：「周先生什麼書都看的。」

X

在魯迅先生家裏做客，剛開始是從法租界來到虹口，搭電車也要差不多一個鐘頭的工夫，所以那時候來的次數比較少，還記得有一次談到半夜了，一過十二點電車就沒有的，但那天不知講了些什麼，講到一個段落就看看旁邊小長桌上的圓鐘，十一點半了，十一點四十五分了，電車沒有了。

「反正已十二點，電車已沒有，那麼再坐一會。」許先生如此勸着。

魯迅先生好像聽了所講的什麼引起了幻想，安頓的舉着象牙煙嘴在沉思着。

一點鐘以後，送我（還有別的朋友）出來的是許先生，外邊下着濛濛的小雨，弄堂裏燈光全然滅掉了，魯迅先生囑許先生一定讓坐小汽車回去，並且一定囑咐許先生付錢。

以後也住到北四川路來，就每夜飯後必到大陸新村來了，刮風的天，下雨的天，幾乎沒

有間斷的時候。

魯迅先生很喜歡北方飯。還喜歡吃油炸的東西，喜歡吃硬的東西，就是後來生病的時候，也不大吃牛奶。鷄湯端到旁邊用調羹搗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約好我去包餃子吃，那還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帶了外國酸棗和用絞肉搗絞成的牛肉。就和許先生站在客廳後邊的方桌邊包起，海嬰公子圍着鬧得起勁，一會把按成圓餅的麵拿去了，他說做了一隻船來，送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不看它，轉身他又做了一隻小鷄，許先生和我都不去看它，對他竭力避免加以讚美，若一讚美起來，怕他更做得起勁。

客廳後沒到黃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涼，知道衣裳不夠了，但爲着忙，沒有加衣裳去。等把餃子包完了看看那數目並不多，這才知道許先生我們談話談得太多，誤了工作。許先生怎樣離開家的，怎樣到天津讀書的，在女師大讀書時怎樣做了家庭教師，她去考家庭教師的那一段描寫，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幾十名，她之能夠當選算是難的了。指望對於學費有一點補足，冬天來了，北平又冷，那家離學校又遠，每月除了車子錢之外若傷風感冒還得自己拿出買阿司匹林的錢來，每月薪金十元要從西城跑到東城……

餃子煮好，一上樓梯，就聽到樓上明朗的魯迅先生的笑聲衝下樓梯來，原來有幾個朋友在樓上也正談得熱鬧。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後我們又做過韭菜合子，又做過合葉餅，我一提議魯迅先生必然讚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魯迅先生還是在飯桌上舉着筷子問許先生：「我再吃幾個嗎？」

因為魯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飯後必吃脾自美胃藥丸一二粒。

X

有一天下午魯迅先生正在校對着墨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進臥室去，從那圓轉椅上魯迅先生轉過來了，向着我，還微微站起了一點。

「好久不見，好久不見。」一邊說着一邊向我點頭。

剛剛我不是來過了嗎？怎麼會好久不見？就是上午我來的那次周先生忘記了，可是我也每天來呀……怎麼都忘記了嗎？

周先生轉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來，他是在開着玩笑。

X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剛一放晴，我高興極了，就到魯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樓還喘着，魯迅先生說：「來啦！」我說：「來啦！」

我喘着遞茶也喝不下。

魯迅先生就問我：

「有什麼事嗎？」

我說：「天晴啦，太陽出來啦。」

許先生和魯迅先生都笑着，一種對於衝破憂鬱心境的展然的會心的笑。

X

海嬰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裏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頭髮或拉我的衣裳。

爲什麼他不拉別人呢？據周先生說：「他看你梳着辮子，和他差不多，別人在他眼裏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許先生問着海嬰：「你爲什麼喜歡她呢？不喜歡別人？」

「他有小辮子。」說着就來拉我的頭髮。

X

魯迅先生家裏生客人很少，幾乎沒有，尤其是住在他家裏的人更沒有。一個禮拜六的晚上，在二樓上魯迅先生的臥室裏擺好了晚飯，圍着桌子坐滿了人。每逢禮拜六晚上都是這樣的，周建人先生帶着全家來拜訪的。在桌子邊坐着一個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國小背心的人，魯迅先生介紹說：「這是一位同鄉，是商人。」

初看似乎對的，穿着中國褲子，頭髮剃得很短。當吃飯時，他還讓別人酒，也給我倒一盃，態度很活潑，不大像個商人；等吃完了飯，又談到「偽自由書」及「二心集」。這個商人，開明得很，在中國不常見。沒有見過的，就總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樓下客廳後的方桌上吃晚飯，那天很晴，一陣陣的刮着熱風，雖然黃昏了，客廳後還不昏黑。魯迅先生是新剪的頭髮，還能記得桌上有一盤黃花魚，大概是順着魯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魯迅先生前面擺着一盤酒，酒盤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飯的飯盤，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手就站在他的旁邊。他說蒙古人什麼樣，苗人什麼樣，從西藏經過時，那西藏女人見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這商人可真怪，怎麼專門走地方，而不做買賣？並且魯迅先生的書他也全讀過，一開口這個，一開口那個。並且海嬰叫他×先生，我一聽那×字就明白他是誰了。×先生常常回來得很遲，從魯迅先生家裏出來，在弄堂裏遇到了幾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從三樓下來，手裏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長袍子，站在魯迅先生的面前，他說他要搬了。他告了辭，許先生送他下樓去了。這時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繞了兩個圈子，問我說：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嗎？』

『是的。』我說。

魯迅先生很有意思的在地板上走幾步，而後向我說：『他是販賣私貨的商人，是販賣精神上的……』

×先生走過二萬五千里回來的。

×

青年人寫信，寫得太草率，魯迅先生是深惡痛絕之的。

「字不一定要寫得好，但必須得使人一看了就認識，年青人現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趕快胡亂寫完了事，別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這費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這費的工夫不是他的。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還是展讀着每封由不同角落裏投來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濟時，便戴起眼鏡來看，常常看到夜裏很深的時光。

X

魯迅先生坐在X X電影院樓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記了，新聞片是蘇聯紀念五一節的紅場。

「這個我怕看不到的……你們將來可以看得到。」魯迅先生向我們周圍的人說。

X

珂勒惠支的畫，魯迅先生最佩服，同時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拉的壓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畫畫，魯迅先生常講到她。

史沫特烈，魯迅先生也講到，她是美國女子，幫助印度獨立運動，現在又在援助中國。

魯迅先生介紹給人去看的電影：夏伯陽，復仇讎遇……其餘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獸這一類的影片，也常介紹給人的。魯迅先生說：『電影沒有什麼好看的，看看鳥獸之類倒可以增加些對於動物的知識。』

魯迅先生不遊公園，住在上海十年，兆豐公園沒有進過。虹口公園這麼近也沒有進過，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訴周先生，我說公園裏的土鬆軟了，公園裏的風多麼柔和，周先生答應選個晴好的天氣，選個禮拜日，海嬰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車一直開到兆豐公園，也算是短途旅行，但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並且把公園給下了定義，魯迅先生說：『公園的樣子我知道的……一進門分做兩條路，一條通左邊，一條通右邊，沿着路種着點柳樹什麼樹的，樹下擺着幾張長椅子，再遠一點有個水池子。』

我是去過兆豐公園，也去過虹口公園或是法國公園的，彷彿這個定義適用在任何國度的公園設計者。

魯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圍圍巾，冬天穿着黑石藍的棉布袍子，頭上戴着灰色氈帽，腳穿黑帆布膠皮底鞋。

膠皮底鞋夏天特別熱，冬天又涼又濕，魯迅先生的身體不算好，大家都提議把這鞋子換掉。魯迅先生不肯，他說膠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轉灣到××書店走一趟嗎？」
魯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傷風嗎？不圍巾子，風一吹不就傷風了嗎？」

魯迅先生這些個都不習慣，他說：

「從小就沒戴過手套圍巾，戴不慣。」

魯迅先生一推開門從家裏出來時，兩隻手露在外邊，很寬的袖口衝着風就向前走，掖下挾着個黑綢子印花的包袱，裏邊包着書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書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帶出去，回來必帶回來，出去時帶着回給青年們的信，回來又從書店帶來新的信和青年請魯迅先生看的稿子。

X

魯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從外邊回來，還提着一把傘。一進門客廳裏早坐着客人，把傘掛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談起話來。談了很久了，傘上的水滴順着傘桿在地板上已經聚了一堆水。

魯迅先生上樓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傘也沒有忘記，順手也帶到樓上去。

魯迅先生的記憶力非常之強，他的東西從不隨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X

魯迅先生很喜歡北方口味。許先生想請一個北方廚子，魯迅先生以為開銷太大，請不得的，男用人，至少要十五元錢的工錢。

所以買米買炭都是許先生下手，我問許先生爲什麼用兩個女用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歲的？許先生說她們做慣了，海嬰的嫗姆，海嬰幾個月時就在這裏。

正說着那矮胖胖的嫗姆走下樓梯來了，和我們打了個迎面。

「先生，沒吃茶嗎？」她趕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剛剛下樓時氣喘的聲音還在喉管裏咕嚕咕嚕的，她確是年老了。

來了客人，許先生沒有不下廚房的，菜食很豐富，魚，肉……都是用大盤裝着，起碼四五盤，多則七八盤。可是平常就只三盤菜：一盤素炒豌豆苗，一盤筍炒鹹菜，再一盤黃花魚。這菜簡單到極點。

X

魯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條的那裏用着包油條，我得到了一張。是譯死魂靈的原稿，寫信告訴了魯迅先生，魯迅先生不以爲希奇。許先生倒很生氣。

魯迅先生出書的校樣，都用來措着桌，或做什麼的。請客人在家裏吃飯，吃到半道，魯迅先生回身去拿來校樣給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裏一看，這怎麼可以？魯迅先生說：

『擦一擦，拿着雞吃，手是膩的。』

到洗澡間去，那邊也擺着校樣紙。

X

許先生從早晨忙到晚上，在樓下陪客人，一邊還手裏打着毛線。不然就是一邊談着話一邊站起來用手摘掉花盆裏花上已乾枯了的葉子。許先生每送一個客人，都要送到樓下的門

口，替客人把門開開，客人走出去而後輕輕的關了門再上樓來。

來了客人還要到街上去買魚或雞，買回來還要到廚房裏去工作。

魯迅先生臨時要寄一封信，就得許先生換起皮鞋子來到郵局或者大陸新村旁邊的信筒那裏去。落着雨天，許先生就打起傘來。

許先生是忙的，許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頭髮有一些是白了的。

X

夜裏去看電影，施高塔路的汽車房只有一輛車，魯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讓我們坐。許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嬰，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們上車了。

魯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還有別的一二位朋友在後邊。

看完了電影出來，又只叫到一部汽車，魯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讓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魯迅先生旁邊走着海嬰，過了蘇州河的大橋去等電車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鐘電車還沒有來，魯迅先生依着沿蘇州河的鐵欄杆坐在橋邊的石圍上了，並且拿出香烟來，裝上烟嘴，悠

然的吸着烟。

海嬰不安的來回的亂跑，魯迅先生還招呼他和自己並排的坐下。

魯迅先生坐在那兒和一個鄉下的安靜老人一樣。

★

魯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餘不吃別的飲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類，家裏都不預備。

★

魯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些點心，那餅乾就是從舖子裏買來的，裝在餅乾盒子裏，到夜深許先生拿着碟子取出來，擺在魯迅先生的書桌上，吃完了，許先生打開立櫃再取一碟。還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來客人必不可少。魯迅先生一邊抽着煙，一邊剝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魯迅先生必請許先生再拿一碟來。

★

魯迅先生備有兩種紙煙，一種價錢貴的，一種便宜的，便宜的是綠聽子的，我不認識那

是什麼牌子，只記得煙頭上帶着黃紙的嘴，每五十枝的價錢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魯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種是白聽子的，是前門煙，用來招待客人的，白煙聽放在魯迅先生書桌的抽屜裏。來客人魯迅先生下樓，把它帶到樓下去，客人走了，又帶回樓上來照樣放在抽屜裏。而綠聽子的永遠放在書桌上，是魯迅先生隨時吸着的。

★

魯迅先生的休息，不聽留聲機，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覺，魯迅先生自己說：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書就是休息了。』

★

魯迅先生從下午兩三點鐘起就陪客人，陪到五點鐘，陪到六點鐘，客人若在家吃飯，吃過飯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剛剛喝完茶走了，或者還沒走就又來了客人，於是又陪下去，陪到八點鐘，十點鐘，常常陪到十二點鐘，從下午兩三點鐘起，陪到夜裏十二點，這麼長的時間，魯迅先生都是坐在籐躺椅上，不斷的吸着煙。

客人一走，已經是下半夜了，本來已經是睡覺的時候了，可是魯迅先生正要開始工作。

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闔一闔眼睛，燃起一支煙來，躺在床邊上，這一支煙還沒有吸完，許先生差不多就在床裏邊睡着了。（許先生爲什麼睡得這樣快？因爲第二天早晨六七點鐘就要起來管理家務。）海嬰這時也在三樓和嫫姆一道睡着了。

全樓都寂靜下去，窗外也是一點聲音沒有了，魯迅先生站起來，坐到書桌邊，在那綠色的台燈下開始寫文章了。

許先生說鷄鳴的時候，魯迅先生還是坐着，街上的汽車唧唧的叫起來了，魯迅先生還是坐着。

有時許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薩薩的了，燈光也不顯得怎樣亮了，魯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裏那樣黑大。

魯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舊坐在那裏。

人家都起來了，魯迅先生才睡下。

海嬰從三樓下來了，背着書包，嫫姆送他到學校去，經過魯迅先生的門前，嫫姆總是吩

咐他說：

「輕一點走，輕一點走。」

魯迅先生剛一睡下，太陽就高起來了。太陽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魯迅先生花園的棗竹桃，明亮亮的。

魯迅先生的書桌整整齊齊的，寫好的文章壓在書下邊，毛筆在燒瓷的小龜背上站着。

一雙拖鞋停在床下，魯迅先生在枕頭上邊睡着了。

★

魯迅先生喜歡吃一點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盃或一盃。魯迅先生吃的是中國酒，多半是花雕。

★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門面一間，在門面裏邊設座，座少，安靜，光線不充足，有些冷落。魯迅先生常到這吃茶店來，有約會多半是在這裏邊，老板是猶太也許是白俄，胖胖的，中國話大概他聽不懂。

魯迅先生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時到這裏來，泡一壺紅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談

了一兩個鐘頭。

有一天魯迅先生的背後那茶座裏邊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黃衣裳，頭戴花帽子……那女子臨走時，魯迅先生一看她，就用眼瞪着她，很怪異的看了她半天。而後說：

『是做什麼的呢？』

魯迅先生對於穿着紫裙子黃衣裳，花帽子的人就是這樣看法的。

★

鬼倒底是有的是沒有的？傳說上有人見過，還跟鬼說過話，還有人被鬼在後邊追趕過，吊死鬼一見了人就貼在牆上。但沒有一個人捉住一個鬼給大家看看。

魯迅先生講了他看見過鬼的故事給大家聽：

『是在紹興……』魯迅先生說，『三十年前……』

那時魯迅先生從日本讀書回來，在一個師範學堂裏也不知是什麼學堂裏教書，晚上沒有事時，魯迅先生總是到朋友家去談天，這朋友住得離學堂幾里路，幾里路不算遠，但必得經過一片墳地，談天有的時候就談得晚了，十一二點鐘才回學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魯迅先生

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魯迅先生向着歸路走得很起勁時，往遠處一看，遠遠有一個白影。

魯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學時是學的醫，常常把死人抬來解剖的，魯迅先生解剖過二十幾個，不但不怕鬼，對死人也不怕，所以對於墳地也就根本不怕。仍舊是向前走的。走了不幾步，那遠處的白影沒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並且時小時大，時高時低，正和鬼一樣。鬼不就是變換無常的嗎？

魯迅先生有點躊躇了，倒底向前走呢？還是回過頭來走？本來回學堂不止這一條路，這不過是最近的一條就是了。

魯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倒底要看一看鬼是什麼樣，雖然那時候也怕了。

魯迅先生那時從日本回來不久，所以還穿着硬底皮鞋，魯迅先生決心要給那鬼一個致命的打擊，等走到那白影的旁邊時，那白影縮小了，蹲下了，一聲不響的靠住了一個墳堆。

魯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聲叫出來，隨着就站起來，隨着就站起來，魯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個人。

魯迅先生說在他踢的時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東西踢死，自己反而會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來是個盜墓子的人在墳場上半夜作着工作。

魯迅先生說到這裏就笑了起來。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變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讓魯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為給了他一個做人的機會。



從福建菜館叫的菜，有一盤魚做的丸子。

海嬰一吃就說不新鮮，許先生不信，別的人也都不信。因為那丸子有的新鮮，有的不新鮮，別人吃到嘴裏的恰好都是沒有改味的。

許先生又給海嬰一個，海嬰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別人都都不注意，魯迅先生把海嬰碟裏的拿來嚐嚐，果然是不新鮮的。魯迅先生說：

「他說不新鮮，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殺是不對的。」

……

以後我想起這件事來，私下和許先生談過，許先生說：「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們學不
了的。那怕一點點小事。」

★

魯迅先生包一個紙包也要包得整整齊齊，常常把要寄出的書，魯迅先生從許先生手裏拿
過來自己包，許先生本來包得多麼好，而魯迅先生還要親自動手。

魯迅先生把書包好了，用細繩綁上，那包方方正正的，連一個角也不准歪一點或扁一
點，而後拿着剪刀，把細書的那繩頭都剪得整整齊齊。

就是包這書的紙都不是新的，都是從街上買東西回來留下來的。許先生上街回來把買來
的東西一打開隨手就把包東西的牛皮紙摺起來，隨手把小細繩圈了一個圈，若小細繩上有一
個疙疸，也要隨手把它解開的。準備着隨時用隨時方便。

★

魯迅先生住的是大陸新村九號。

一進弄堂口，滿地舖着大方塊的水門汀，院子裏不怎樣嘈雜，從這院子出入的有時候是外國人，也能夠看到外國小孩在院子裏零星的玩着。

魯迅先生隔壁掛着一塊大的牌子，上面寫着一個「茶」字。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魯迅先生的客廳擺着長桌，長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鮮，但也並不破舊，桌上沒有鋪什麼桌布，只在長桌的當心擺着一個綠豆青色的花瓶，花瓶裏長着幾株大葉子的萬年青，圍着長桌有七八張木椅子。尤其是在夜裏，全弄堂一點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那夜，就和魯迅先生和許先生一道坐在長桌旁邊喝茶的。當夜談了許多關於偽滿洲國的事情，從飯後談起，一直談到九點鐘十點鐘而後到十一點，時時想退出來，讓魯迅先生好早點休息，因為我看出來魯迅先生身體不大好，又加上聽許先生說過，魯迅先生傷風了一個多月，剛好了的。

但是魯迅先生並沒有疲倦的樣子。雖然客廳裏也擺着一張可以臥倒的籐椅，我們勸他幾次想讓他坐在籐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沒有去，仍舊坐在椅子上。並且還上樓一次，去加穿

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魯迅先生到底講了些什麼，現在記不起來了。也許想起來的不是那夜講的而是以後講的也說不定。過了十一點，天就落雨了，雨點浙瀝浙瀝的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沒有窗帘，所以偶一回頭，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並且落了雨，心裏十分着急，幾次站起來想要走，但是魯迅先生和許先生一說再坐一下：「十二點鐘以前終歸有車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將近十二點，才穿起雨衣來，打開客廳外面的響着的鐵門，魯迅先生非要送到鐵門外不可，我想爲什麼他一定要送呢？對於這樣年輕的客人，這樣的送是應該的麼？雨不會打濕了頭髮，受了寒傷風不又要繼續下去麼？站在鐵門外邊，魯迅先生說，並且指着隔壁那家寫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來記住這個「茶」，就是這個「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幾乎是觸到了釘在鐵門旁邊的那個九號的「九」字，「下次來記住茶的旁邊九號」。

於是腳踏着方塊的水門汀，走出弄堂來，回過身去往院子裏邊看了一眼，魯迅先生那排房子統統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訴得那樣清楚，下次來恐怕要記不住的。

★

魯迅先生的臥室，一張鐵架大床，床頂上遮着許先生親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圍子，順着床的一邊摺着兩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門口的床頭的方面站着抽屜櫃。

一進門的左手擺着八仙桌，桌子的兩旁籐椅各一，立櫃站在和方桌一排的牆角，立櫃本是掛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讓糖盒子，餅乾筒子，瓜子罐給塞滿了，有一次××老板的太太來拿版權的圖章花，魯迅先生就從立櫃下邊大抽屜裏取出的。沿着牆角望窗子那邊走，有一張裝飾台，桌子上有一個方形的滿浮着綠草的玻璃養魚池，裏邊游着的不是金魚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魚，除了魚池之外另有一隻圓的鉢，其餘那上邊滿裝着書。鐵架床靠窗子的那頭的書櫃裏書櫃外都是書。最後是魯迅先生的寫字台，那上邊也都是書。

魯迅先生家裏，從樓上到樓下，沒有一個沙發，魯迅先生工作時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時的籐椅是硬的，到樓下陪客人時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魯迅先生的寫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滿一面牆那麼大，魯迅先生把它關起來，因為魯迅先生工作起來有一個習慣，怕吹風，他說，風一吹，紙就動，時時防備着紙跑，文章就寫不好。所以屋子熱得和蒸籠似的，請魯迅先生到樓下去，他又不肯，魯

迅先生的習慣是不換地方。有時太陽照進來，許先生勸他把書桌移開一點都不肯。只有滿身流汗。

★

魯迅先生的寫字桌，鋪了一張藍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圖釘按着。桌子上有小硯台一方，墨一塊，毛筆站在筆架上，筆架是燒瓷的，在我看來不很細緻，是一個龜，龜背上帶着好幾個洞，筆就插在那洞裏。魯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筆的，鋼筆也不是沒有，是放在抽屜裏。桌上有一個方大的白瓷的煙灰盒，還有一個茶杯，杯子上戴着蓋。

魯迅先生的習慣與別人不同，寫文章用的材料和來信都壓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壓得滿滿的，幾乎只有寫字的地方可以伸開手，其餘桌子的一半被書或紙張佔有着。

左手邊的桌角上有一個帶綠燈罩的台燈，那燈泡是橫着裝的，在上海那是極普通的台燈。

冬天在樓上吃飯，魯迅先生自己拉着電線把台燈的機關從棚頂的燈頭上拔下，而後裝上燈泡子，等飯吃過了，許先生再把電線裝起來，魯迅先生的台燈就是這樣做成的，拖着—根

長的電線在棚頂上。

魯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從這台燈下寫的。因為魯迅先生的工作時間，多半是下半夜一兩點起，天將明了休息。

臥室就是如此，牆上掛着海嬰公子一個月嬰孩的油畫像。

挨着臥室的後樓裏邊，完全是書了，不十分整齊，報紙和雜誌或洋裝的書，都混在這間屋子裏，一走進去多少還有些紙張氣味，地板被書遮蓋得太小了，幾乎沒有了，大網籃也推在書中。牆上拉着一條繩子或者是鐵絲，就在那上邊繫了小提盒，鐵絲籠之類；風乾荸薺就盛在鐵絲籠裏，扯着的那鐵絲幾乎被壓斷了在彎彎着。一推開藏書室的窗子，窗子外邊還掛着一筐風乾荸薺。

『吃罷，多得很，風乾的，格外甜。』許先生說。

樓下廚房傳來了煎菜的鍋鏟的響聲，並且兩個年老的娘姨慢重重的在講一些什麼。

★
廚房是家裏最熱鬧的一部份。整個三層樓都是靜靜的，喊娘姨的聲音沒有，在樓梯上跑

來跑去的聲音沒有。魯迅先生家裏五六間房子只住着五個人，三位是先生的全家，餘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用人。

★

來了客人都是許先生親自倒茶，卽或是麻煩到娘姨時，也是許先生下樓去吩咐，絕沒有站到樓梯口就大聲呼喚的時候。所以整個的房子都在靜悄悄之中。

只有廚房比較熱鬧了一點，自來水花花的流着，洋盜盆在水門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擦擦的響，洗米的聲音也是擦擦的。魯迅先生很喜歡吃竹筍的，在菜板上切着筍片筍絲時，刀刃每劃下去都是很響的。其實比起別人家的廚房來却冷清極了，所以洗米聲和切筍聲都分開來聽得樣樣清清楚楚。

客廳的一邊擺着並排的兩個書架，書架是帶玻璃櫥的，裏面有朶斯託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別的外國作家的全集，大半多是日文譯本，地板上沒有地毯，但擦得非常乾淨。

海嬰公子的玩具櫥也站在客廳裏，裏邊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車汽車之類，裏邊裝得滿滿的，別人是數不清的，只有海嬰自己伸手到裏邊找什麼就有什麼，過新年時在街上買的

兔子燈，紙毛上已經落了灰塵了，仍擺在玩具櫥頂上。

客廳只有一個燈頭，大概五十燭光，客廳的後門對着上樓的樓梯，前門一打開有一個一方丈大小的花園，花園裏沒有什麼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樹，大概那樹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歡生長蚜虫，忙得許先生拿着噴蚊虫的機器，一邊陪着談話，一邊噴着殺虫藥水。沿了牆根，種了一排玉米，許先生說：「這玉米長不大的，這土是沒有養料的，海嬰一定要種。」

春天，海嬰在花園裏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種玩藝。

三樓則特別靜了，向着太陽開着兩扇玻璃門，門外有一個水門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溫暖的撫摸着門口長垂着的帘子，有時候帘子被風打得很高，飄揚的飽滿得和大魚池似的，那時候隔院的綠樹照進玻璃門扇裏來了。

海嬰坐在地板上裝着小工程師在修着一座樓房，他那樓房是用椅子橫倒了架起來修的，而後遮起一張被單來算做屋瓦，全個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讚譽聲中完成了。

這屋間感到些空曠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兒童室。海嬰的眠床靠着屋子

的一邊放着那大圓頂帳子日裏也不打起來，長拖拖的好像從棚頂一直垂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講究的屬於刻化的木器一類的。許先生講過，租這房子時，從前一個房客轉留下來的。海嬰和他的嫗姆，就睡在五六尺寬的大床上。

冬天燒過的火爐，三月裏還冷冰冰的在地板上站着。

海嬰不大在三樓上玩的，除了到學校去，就是在院子裏踏腳踏車，他非常喜歡跑跳，所以廚房，客廳，二樓，他是無處不跑的。

三樓整天在高處空着，三樓的後樓住着另一個老女工，一天很少上樓來，所以樓梯擦過之後，一天到晚乾淨得溜明。

★

一九三六年三月裏魯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樓的躺椅上，心臟跳動得比平日厲害，臉色略微灰了一點。

許先生正相反的，臉色是紅的，眼睛顯得大了，講話的聲音是平靜的，態度並沒有比平日慌張。在樓下，一走進客廳來許先生就告訴說：

「周先生病了，氣喘……喘得厲害，在樓上靠在躺椅上。」

魯迅先生呼喘的聲音，不用走到他的旁邊，一進了臥室就聽得到的。鼻子和鬍鬚在煽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閉着，差不多永久不離開手的紙煙，也放棄了。躺藤椅後邊靠着枕頭，魯迅先生的頭有些向後，兩隻手空閑的垂着。眉頭仍和平日一樣沒有聚皺，臉上是不靜的，舒展的，似乎並沒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來了嗎？」魯迅先生睜一睜眼睛，「不小心，着了涼……呼吸困難……到藏書的房子去翻一翻書……那房子因為沒有人住，特別涼……回來就……」

許先生看周先生說話吃力，趕快接着說周先生是怎樣氣喘的。

醫生看過了，吃了藥，但喘並未停，下午醫生又來過，剛剛走。

臥室在黃昏裏邊一點一點的暗下去，外邊起了一點小風，隔院的樹被風搖着發響。別人的窗子有的被風打着發出自動關開的響聲，家家的流水道都是花拉花拉的響着水聲，一定是晚餐之後洗着杯盤的剩水。晚餐後該散步的散步去了，該會朋友的會友去了，弄堂裏來的稀疏不斷的走着人，而娘姨們還沒有解掉圍裙呢，就依着後門被此謔訛起來。小孩子們

三五一伙前門後門的跑着，弄堂外汽車穿來穿去。

魯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靜的，不動的闔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臉色被爐裏的火光染紅了一點。祇煙聽子蹲在書桌上，蓋着蓋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許先生輕輕的在樓梯上走着，許先生一到樓下去，二樓就只剩了魯迅先生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魯迅先生的胸部有規律性的抬得高高的。

★

魯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須藤老醫生是這樣說的。可是魯迅先生從此不但沒有休息，並且腦子裏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樣，印珂爾惠支的畫，翻譯「死靈靈」下部；剛好了，這些就都一起開始了，還計算着出三十年集。（即魯迅全集）

魯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體不好，就更沒有時間注意身體，所以要多作，趕快做，當時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爲魯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爲然，後來讀了魯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瞭然了。

魯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時間沒有幾年了，死了是不緊要的，只要留給人類更多，魯迅先生就是這樣。

不久書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擺起來了，果戈里的「死魂靈」，又開始翻譯了。

★

魯迅先生的身體不大好，容易傷風，傷風之後，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傷風之後總要拖下去一個月或半個月的。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樣，一九三五年冬，一九三六年的春天，魯迅先生不斷的校着，幾十萬字的校樣，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樣來總是十頁八頁的，並不是統統一道的送來，所以魯迅先生不斷的被這校樣催索着，魯迅先生竟說：

『看吧，一邊陪着你們談話，一邊看校樣的，眼睛可以看見，耳朵可以聽……』

有時客人來了，一邊說着笑話，一邊魯迅先生放下了筆。有的時候也說：『就剩幾個字了……請坐一坐……』

一九三五年冬天許先生說：

「周先生的身體是不如從前了。」

有一次魯迅先生到飯館裏去請客，來的時候興致很好，還記得那次吃了一隻烤鴨子，整個的鴨子用大鋼叉子叉上來時，大家看着這鴨子烤的又油又亮的，魯迅先生也笑了。

菜剛上滿了，魯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吸一支烟，並且闔一闔眼睛。一吃完了飯，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亂鬧了起來，彼此搶着蘋果，彼此諷刺着玩，說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話，而魯迅先生這時候，坐在躺椅上，闔着眼睛，很莊嚴的在沉默着，讓拿在手上紙煙的煙絲，慢慢的上升着。

別人以為魯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許先生說，並不是的。

「周先生的身體是不如從前了，吃過了飯總要闔一闔眼睛稍微休息一下，從前一向沒有這習慣。」

周先生從椅子上站起來了，大概說他喝多了酒的話讓他聽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時候，母親常提到父親喝了酒，脾氣怎樣壞，母親說，長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親那樣子……所以我不多喝的……從來沒喝醉過……』

魯迅先生休息好了，換了一支烟，站起來也去拿蘋果吃，可是蘋果沒有了。魯迅先生說：

『我爭不過你們了，蘋果讓你們搶沒了。』

有人搶到手的還在保存着的蘋果，奉獻出來，魯迅先生沒有吃，只在吸煙。



一九三六年春，魯迅先生的身體不大好，但沒有什麼病，吃過了夜飯，坐在躺椅上，總要閉一閉眼睛沉靜一會。

許先生對我說，周先生在北平時，有時開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躍就能夠躍過去，而近年來沒有這麼做過，大概沒有以前那麼靈便了。

這話許先生和我是私下講的，魯迅先生沒有聽見，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

許先生開了火爐的門，裝着煤炭花花的響，把魯迅先生震醒了。一講起話來魯迅先生的

精神又照常一樣。

★

魯迅先生睡在二樓的床上已經一個多月了，氣喘雖然停止，但每天發熱，尤其是下午熱度總在三十八度三十九度之間，有時也到三十九度多，那時魯迅先生的臉色是微紅的，目力是疲弱的，不吃東西，不大多睡，沒有一些呻吟，似乎全身都沒有什麼痛楚的地方。躺在床上有的時候張開眼睛看看，有的時候似睡非睡的安靜的躺着，茶吃得很少。差不多一刻也不停的紙煙，而今幾乎完全放棄了，紙煙聽子不放在床邊，而仍很遠的蹲在書桌上。若想吸一支，是請許先生付給的。

許先生從魯迅先生病起，更過度的忙了。按着時間給魯迅先生吃藥，按着時間給魯迅先生試溫度表，試過了之後還要將一張醫生發給的表格填好，那表格是一張硬紙，上面畫了無數根線，許先生就在這張紙上拿着米度尺畫着度數，那表畫得和尖尖的小山丘似的，又像尖尖的水晶石，高的低的一排連的站着。許先生雖然每天畫，但那像是一條接連不斷的線，不過從低處到高處，從高處到低處，這高峯越高越不好，也就是魯迅先生的熱度越高了。

來看魯迅先生的人，多半都不到樓上來了，爲的是請魯迅先生好好的靜養，所以把客人這些事也推到許先生身上來了。還有書、報、信，都要許先生看過，必要的就告訴魯迅先生，不十分必要的，就先把它放在一處放一放，等魯迅先生好了些再取出來交給他。然而這家庭裏邊還有許多瑣事，比方年老的娘姨病了，要請兩天假；海嬰的牙齒脫掉一個要到牙醫那裏去看過，但是帶他去的人沒有，又得許先生。海嬰在幼稚園裏讀書，又是買鉛筆，買皮球，還有臨時出些個花頭，跑上樓來了，說要吃什麼花生糖什麼牛奶糖，他上樓來是一邊跑着一邊喊着，許先生連忙拉住了他，拉他下了樓才跟他講：

「爸爸病啦，」而後拿出錢來，囑咐好了娘姨，只買幾塊糖而不准讓他格外的多買。

收電燈費的來了，在樓下一打門，許先生就得趕快往樓下跑，怕的是再多打幾下，就要驚醒了魯迅先生。

海嬰最喜歡聽講故事，這也是無限的麻煩，許先生除了陪海嬰講故事之外，還要在長桌上偷一點工夫來看魯迅先生爲着病就癱下來的尙未校完的校樣。

在這期間，許先生比魯迅更要擔當一切了。

★

魯迅先生吃飯，是在樓上單開一桌，那僅僅是一個方木盤，許先生每餐親手端到樓上去，那黑油漆的方木盤中擺着三四樣小菜，每樣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徑不過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莧菜，把黃花魚或者鷄之類也放在小碟裏端上樓去，若是鷄，那鷄也是全鷄身上最好的一塊地方檢下來的肉，若是魚，也是魚身上最好一部份許先生才把它檢下放在小碟裏。

許先生用筷子來回的翻着樓下的飯桌上菜盤裏的東西，菜檢嫩的，不要莖，只要葉，魚肉之類，檢燒得軟的，沒有骨頭沒有刺的。

心裏存着無限的期望，無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禱更虔誠的目光，許先生看着她自己手裏選得精精緻緻的菜盤子，而後腳板觸着樓梯上了樓。

希望魯迅先生多吃一口，多動一動筷，多喝一口鷄湯。鷄湯和牛奶是醫生所囑的，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把飯送上去，有時許先生陪在旁邊，有時走下樓來又做些別的事，半個鐘頭之後，到樓

上去取這盤子。這盤子裝得滿滿的，有時竟照原樣一動也沒有動又端下來了，這時候許先生的眉頭微微的縐了一點。旁邊若有什麼朋友許先生就說：『周先生的熱度高，什麼也吃不落，連茶也不願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有一天許先生用着波浪式的專門切麵包的刀切着一個麵包，是在客廳後邊方桌上切的，許先生一邊切着一邊對我說：

『勸周先生多吃些東西，周先生說，人好了再保養，現在勉強吃也是沒用的。』

許先生接着似乎問着我：

『這也是對的。』

而後把牛奶麵包送上樓去了。一盤燒好的鷄湯，從方盤裏許先生把它端出來了。就擺在客廳後的方桌上。許先生上樓去了，那盤熱的鷄湯在桌子上自己悠然的冒着熱氣。

許先生由樓上回來還說呢：

『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歡吃湯之類，在病裏，更勉強不下了。』

那已經送上去的一盤牛奶又帶下來了。

許先生似乎安慰着自己似的。

「周先生人強，歡喜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飯也歡喜吃硬飯。……」
許先生樓上樓下的跑，呼吸有些不平靜，坐在她旁邊，似乎可以聽到她心臟的跳動。

★

魯迅先生開始獨桌吃飯以後，客人多半不上樓來了，經許先生婉言把魯迅先生健康的經過報告了之後就走了。

魯迅先生在樓上一天一天的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就有些寂寞了，有時大概熱度低了點
就問許先生：

「有什麼人來過嗎？」

看魯迅先生精神好些，就一一的報告過。

有時也問到有什麼刊物來嗎？

魯迅先生病了一個多月了。

證明了魯迅先生是肺病，並且是肋膜炎，須藤老醫生每天來了，爲魯迅先生先把肋膜積水用打針的方法抽淨，共抽過兩三次。

這樣的病，爲什麼魯迅先生自己一點也不曉得呢，許先生說，周先生有時覺得肋痛了，就自己忍着不說，所以連許先生也不知道，魯迅先生怕別人曉得了又要不放心，又要看醫生，醫生一定又要說休息。魯迅先生自己知道做不到的。

福民醫院美國醫生的檢查，說魯迅先生肺病已經二十年了。這次發了怕是很嚴重。

醫生規定個日子，請魯迅先生到福民醫院去詳細檢查，要照X光的。

但魯迅先生當時就下樓是下不得的，又過了許多天，魯迅先生到福民醫院去查病去了。

照X光後給魯迅先生照了一個全部的肺部的照片。

這照片取來的那天許先生在樓下給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塊，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邊邊黑了一大圈。

這之後，魯迅先生的熱度仍高，若再這樣熱度不退，就很難抵抗了。

那查病的美國醫生，只查病，而不給藥吃，他相信藥是沒有用的。

須藤老醫生，魯迅先生早就認識，所以每天來，他給魯迅先生吃了些退熱的藥，還吃停止肺部菌活動的藥。他說着肺不再壞下去，就停止在這裏，熱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險的。

☆

在樓下的客廳裏許先生哭了。許先生手裏拿着一團毛線，那是海嬰的毛線衣拆了洗過之後又團起來的。

魯迅先生在無欲望狀態中，什麼也不吃，什麼也不想，睡覺是似睡非睡的。

天氣熱起來了，客廳的門窗都打開着，陽光跳躍在門外的花園裏。麻雀來了停在莢竹桃上叫了三兩聲就又飛去，院子裏的小孩子們唧唧喳喳的玩耍着，風吹進來好像帶着熱氣，撲到人的身上，天氣剛剛發芽的春天，變爲夏天了。

樓上老醫生和魯迅先生談話的聲音隱約可以聽到。

樓下又來了客人。來的人總要問：

「周先生好一點嗎？」

許先生：照常說『還是那樣子。』

但今天說了眼淚就又流了滿臉。一邊拿起杯子來給客人倒茶，一邊用左手拿着手帕按着鼻子。

客人問：

「周先生又不大好嗎？」

許先生說：

「沒有的，是我心窄。」

過了一會魯迅先生要找什麼東西，喊許先生上樓去，許先生連忙擦着眼睛，想說她不上樓的，但左右的看了一看，沒有人能替代了她，於是帶着他那團還沒有纏完的毛線球上樓去了。

樓上坐着老醫生，還有兩位探望魯迅先生的客人，許先生一看了他們就自己低了頭不好意思的笑了，他不敢到魯迅先生的面前去，背轉着身問魯迅先生要什麼呢，而後又是慌忙的把毛線縷掛在手上纏了起來。

一直到送老醫生下樓，許先生都是把背向魯迅先生而站着的。

每次老醫生走，許先生都是替老醫生提着皮提包送到前門外的。許先生愉快的、沉靜的帶着笑容打開鐵門門，很恭敬的把皮包交給老醫生，眼看着老醫生走了才進來關了門。

這老醫生出入在魯迅先生的家裏，連老娘姨對他都是尊敬的，醫生從樓上下來時，娘姨若在樓梯的半道，趕快下來躲開，站到樓梯的旁邊。有一天老娘姨端着一個杯子上樓，樓上醫生和許先生一道下來了，那老娘姨躲閃不靈，急得把杯裏的茶都顛出來了。等醫生走過去，已經走出了前門，老娘姨還在那裏呆呆的望着。

「周先生好了點吧？」

有一天許先生不在家，我問着老娘姨。他說：

「誰曉得，醫生天天看過了不聲不響的就走了。」

可見老娘姨對醫生每天是懷着期望的眼光看着他的。

許先生很鎮靜，沒有紊亂的神色，雖然說那天當着人哭過一次，但該做什麼，仍是做什麼，毛線該洗的已經洗了，晒的已經晒起，晒乾了的隨手就把它纏成團子。

〔海嬰的毛線衣，每年拆一次，洗過之後再重打起，人一年一年的長，衣裳一年穿過，

『全就小了。』

在樓下陪着熟的客人，一邊談着，一邊開始手裏動着竹針。

這種事情許先生是偷工就做的，夏天就開始預備着冬天的，冬天就做夏天的。

許先生自己常常說：

『我是無事忙。』

這話很客氣，但忙是真的，每一餐飯，都好像沒有安靜的吃過。海嬰一會要這個，要那個；若一有客人，上街臨時買菜，下廚房煎炒還不說，就是擺到桌子上來，還要從菜碗裏爲着客人選好的挾過去。飯後又是吃水菓，若吃蘋異還要把皮削掉，若吃荸薺看客人削得慢而不好也要削了送給客人吃，那時魯迅先生還沒有生病。

許先生除了打毛線衣之外，還用機器縫衣裳，剪裁了許多件海嬰的內衫褲在窗下縫。

因此許先生對自己忽略了，每天上下樓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舊的，次數洗得太多，扭扣都洗脫了，也磨破了，都是幾年前的舊衣裳，春天時許先生穿了一件紫紅甯綢袍子，那料子是海嬰在嬰孩時候別人送給海嬰做被子的禮物。做被子，許先生說很可惜，就檢起來做一件

袍子，正說着，海嬰來了，許先生使眼神，且不要提到，若提到海嬰又要麻煩起來了，一定要說是他的，他就快要。

許先生冬天穿一雙大棉鞋，是他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時還穿着。

有一次我和許先生在小花園裏一道拍一張照片，許先生說他的扭扣掉了，還拉着我站在她前邊遮着她。

許先生買東西也總是到便宜的店鋪去買，再不然，到減價的地方去買。

處處儉省，把儉省下來的錢，都印了書和印了畫。

現在許先生在窗下縫着衣裳，機器聲格答格答的，震着玻璃門有些顫抖。

窗外的黃昏，窗內許先生低着的頭，樓上魯迅先生的咳嗽聲，都攪混在一起了，重疊着，埋藏着力量。在痛苦中，在悲哀中，一種對於生的強烈的願望站得和強烈的火焰那樣堅定。

許先生的手指把捉了在縫的那張布片，頭有時隨着機器的力量低沉了一兩下。

許先生的面容是寧靜的、莊嚴的、沒有恐懼的、坦蕩的在使用着機器。

海嬰在玩着一大堆黃色的小藥瓶，用一個紙盒子盛着，端起來樓上樓下的跑。向着陽光照是金色的，平放着是咖啡色的，他招聚了小朋友來，他向他們展覽，向他們誇耀，這種玩意只有他有而別人不能有。他說：

「這是爸爸打藥針的藥瓶，你們有嗎？」

別人不能有，於是他拍着手驕傲的呼叫起來。

許先生一邊招呼着他，不叫他喊，一邊下樓來了。

「周先生好了些？」

見了許先生大家都是這樣問的。

「還是那樣子，」許先生說，隨手抓起一個海嬰的藥瓶來：「這不是麼，這許多瓶子，每天打一針，藥瓶子也積了一大堆。」

許先生一拿起那藥瓶，海嬰上來就要過去，很寶貴的趕快把那小瓶擺到紙盒裏。

在長桌上擺着許先生自己親手做的繡着茶壺的棉罩子，從那藍緞子的花罩子下拿着茶壺

倒着茶。

樓上樓下都是靜的了，只有海嬰快活的和小朋友們的吵嚷躲在太陽裏跳蕩。

海嬰每晚臨睡時必向爸爸媽媽說『明朝會！』

有一天他站在走上三樓去的樓梯口上喊着：

『爸爸，明朝會！』

魯迅先生那時正病得沉重，喉嚨裏邊似乎有痰，那回答的聲音很小，海嬰沒有聽到，於是他又喊：

『爸爸，明朝會！』他等一等，聽不到回答的聲音，他就大聲的連串地喊起來：

『爸爸，明朝會，爸爸，明朝會……爸爸，明朝會……』

他的媒姆在前邊往樓上拖他，說是爸爸睡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麼能夠聽呢，仍舊喊。

這時魯迅先生說『明朝會，』還沒有說出來喉嚨裏邊就像有東西在那裏堵塞着，聲音無論如何放不大。到後來，魯迅先生掙扎着把頭抬起來才很大聲的說出：

『明朝會，明朝會。』

說完了就咳嗽起來。

許先生被驚動得從樓下跑來了，不住的訓斥着海嬰。

海嬰一邊笑着，一邊上樓去了，嘴裏嘮叨着：

「爸爸是個聾人哪！」

魯迅先生沒有聽到海嬰的話，還在那裏咳嗽着。

★

魯迅先生在四月裏，曾經好了一點，有一天下樓去赴一個約會，把衣裳穿得整整齊齊，手下挾着黑花包袱，戴起帽子來，出門就走。

許先生在樓下正陪客人，看魯迅先生下來了，趕快說：

「走不得吧，還是坐車子去吧。」

魯迅先生說：「不要緊，走得動的。」

許先生再加以勸說，又去拿零錢給魯迅先生帶着。

魯迅先生說不要不要，堅決的就走了。

「魯迅先生的脾氣很剛強。」

許先生無可奈何的，只說了這一句。

魯迅先生晚上回來，熱度增高了。

魯迅先生說：

「坐車子實在麻煩，沒有幾步路，一走就到。還有，好久不出去，願意走走……動一動就出毛病……還是動不得……」

病壓服着魯迅先生又躺下了。

七月裏，魯迅先生又好些。

藥每天吃，記溫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幾次在那裏畫，老醫生還是照常的來，說魯迅先生就要好起來了，說肺部的菌已停止了一大半，肋膜也好了。

客人來差不多都要到樓上來拜望，拜望，魯迅先生帶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談起話來，披了一張毛巾子坐在躺椅上，紙煙又拿在手裏了，又談翻譯，又談某刊物。

一個月沒有上樓去，忽然上樓還有些心不安，我一進臥室的門，覺得站也沒地方站，坐

也不知坐在那裏。

許先生讓我吃茶，我就倚着桌子邊站着。好像沒有看見那茶杯似的。

魯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來了，便說：

「人瘦了，這樣瘦是不成的，要多吃點。」

魯迅先生又在說玩笑話了。

「多吃就胖了，那麼周先生爲什麼不多吃點？」

魯迅先生聽了這話就笑了，笑聲是明朗的。

從七月以後魯迅先生一天的好起來了，牛奶，鷄湯之類，爲了醫生所囑也隔三差五的吃着，人雖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魯迅先生說自己體質的本質是好的，若差一點的，就讓病打倒了。

★

這一次魯迅先生保着了很長的時間。沒有下樓更沒有到外邊去過。

在病中，魯迅先生不看報，不看書，只是安靜的躺着。但有一張小畫是魯迅先生放在床

邊上不斷看着的。

那張畫，魯迅先生未生病時，和許多畫一道拿給大家看過的，小得和紙烟包裹抽出來的
那畫片差不多。那上邊畫着一個穿大長裙子飛散着頭髮的女人在大風裏邊跑，在她旁邊的地
面上還有小小的紅玫瑰花的花朵。

記得是一張蘇聯某畫家着色的木刻。

魯迅先生有很多畫，爲什麼只選了這張放在枕邊。

許先生告訴我的，她也不知道魯迅先生爲什麼常常看這小畫。

★

有人來問他這樣那樣的，他說：

『你們自己學着做，若沒有我呢！』

★

這一次魯迅先生好了。

還有一樣不同的，覺得做事要多做……

★

魯迅先生以爲自己好了，別人也以爲魯迅先生好了。

準備冬天要慶祝魯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

又過了三個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魯迅先生病又發了，又是氣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終日喘着。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極點了。天將發白時，魯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樣，工作

完了，他休息了。

附錄一

魯迅的生活

許壽裳

魯迅是預言家，是詩人，是戰士，我在「懷亡友魯迅」一文中說過：「他的五十六年全生活是一篇天地間的至文」，也就是一篇我們中華民族的傑作。這樣偉大的一生決不是短時間所能說盡的，不過隨便談談，得個大概罷了。

諸位大概在中學時代，甚而至於在小學時代已經讀過了魯迅的作品。讀了之後，在沒有會見他或者沒有見過他的照相之前，那時諸位的想像中，魯迅是怎樣一個人？這種回憶，對於魯迅的認識上是很有幫助的。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兒，十餘年前，在孔德學校小學班已經讀了魯迅的作品。有一天，聽說魯迅來訪她的父親了，她便高興之極，跳躍出去看，只覺得他的帽子邊上似乎有花紋，很特別。等到掛上帽架，她仰着頭仔細一望，原來不過是破裂的痕跡。後來，她對父親說：「周老伯的樣子很奇怪。我當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裝，皮鞋，頭髮分

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是這樣漂亮，他的服裝爲什麼這樣不講究呢？」

再講一個近時的故事：這見於日本內山完造的「魯迅先生」文中，用對話體記着：有一天，魯迅照常穿着粗樸的藍布長衫，廉價的橡皮底的中國跑鞋，到大馬路 Carhay Hotel 去看一個英國人。

「可是，據說房間在七層樓，我就馬上去搭電梯。那曉得司機的裝着不理會的臉孔，我以爲也許有誰要來罷，就這麼等着。可是誰也沒有來，於是我就催促他說「到七層樓，」一催，那司機的傢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氣從頭頂到脚尖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於是乎說「走出去！」終於被趕出了電梯。」

「那才怪呢！後來先生怎樣呢？」

「沒有辦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層樓；於是乎碰見了目的的人，談了兩小時光景的話，回來的時候，那英國人送我到電梯上。恰巧，停下來的正是剛才的那一部電梯。英國人非常殷勤，所以這次沒有趕出我，不，不是的，那個司機非常窘呢。——哈哈……」（譯文二卷三期，日本原文見「改造」十八卷十二號）

關於魯迅容貌的印象：我在此引一個英國人的話，頗覺簡而得要，這見於H. E. Shadick的「對魯迅的景仰」文中。他是燕大英文系主任教授，不曾會見過魯迅，只是從照相上觀察，說道：

『在我的面前呈現着一張臉，從聳立的頭髮到他的有力的顎骨，無處不洋溢出堅決和剛毅。一種坦然之貌，惟有是完美的誠懇的人纔具備的。前額之下，雙眼是尖銳的，而又是憂鬱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胡鬚却好像把他的仁慈掩蓋過去。

『這些特質同樣地表現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生命裏……』（原文見燕大週刊叢書之一「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

魯迅的生活狀況可分爲七個時期：（一）幼年在家庭時期，一——十七歲；（二）江南礦路學堂時期，十八——二十一歲；（三）日本留學時期，二十二——二十九歲；（四）杭州紹興教書時期，二十九——三十一歲；（五）北京工作時期，三十二——四十六歲；（六）廈門廣州教書時期，四十六——四十七歲；（七）上海工作時期，四十七——五十六歲。

一、幼年在家庭時期……一至十七歲……預備時期（一八八一——一八九七），這期的時

代背景最大的有甲午中日之戰。

魯迅的幼年生活，有他的回憶錄——「舊事重提」，後改名為「朝花夕拾」——可供參考，現在略舉幾個特點如下：

(一) 好看戲

(甲) 五猖會(見「朝華夕拾」)是一件罕逢的盛事，在七歲時候，正當高興之際，突然受了打擊，他的父親要他讀熟「鑑略」數十行，背出不准去，後來雖然背出，不遺一字，却已弄到興趣索然。

(乙) 社戲(見「吶喊」)

(丙) 夜戲，目蓮戲(見「朝華夕拾」)：「無常」)

(丁) 女弔(見「中流」三期)：紹興有兩種特色的鬼，一種是表現對於死的無可奈何，而且隨隨便便的「無常」，一種便是「女弔」，也叫作「弔神」，是帶復讎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魯迅臨死前二日——十月十七日下午在日本作家鹿地亘的寓所，也談到這「女弔」，這可稱魯迅的最後談話(日本池田幸子有一篇「最後

一天的魯迅」，記及此事，見日本雜誌「文藝」四卷十二號）。

(戊) 胡氏祠堂看戲：這點在他的著作裏面是沒有談到，我從他的母親那裏聽來的。在十餘歲時候，胡家祠堂裏演戲，他事先已經看好了一個地方——遠處的石凳。不料臨時爲母親所阻止，終於哭了執意要去看，至則大門已關，不得進去。後來知道這一天，因爲看客太多，擠得石凳斷了；摔下來，竟有被壓斷脛骨的。他之不得其門而入，幸哉幸哉！他幼年愛好看戲，至於如此，可是後來厭惡舊劇了。

(二) 好描畫

(甲) 描畫：用一種荊川紙，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見「朝華夕拾」：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乙) 搜集圖畫（見「朝華夕拾」：「阿長與山海經」和「二十四孝圖」）。

這和他後來中年的搜集，研究漢畫像，晚年的提倡版畫有密切的關係。

(三) 不受騙

(甲)不聽衍太太的擺佈(見「朝華夕拾」八五葉)。

(乙)對於「二十四孝圖」的懷疑，「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於發生反感的，是「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兩件事」，(見「朝華夕拾」三五葉)。

這樣從小就有獨到之見，和上述的藝術興趣，可見他在此時期，天才的萌芽已經顯露出來了。

二、江南礦路學堂時期……十八至二十一歲……(一八九八——一九〇一)，這期的國家大事有戊戌變法和庚子義和團之役。

他的學堂生活從此開始，起初考入水師學堂，後才改入礦路學堂，「朝華夕拾」裏有一篇瑣記是可參考的。此外，還有幾件事：

(一)愛看小說 新小說購閱不少。對於功課從不溫習，也無須溫習，而月考，大考，名列第一者什居其八。

(二)好騎馬 往往由馬上墜落，皮破血流，卻不以爲意，常說：「落馬一次，即增一次進步。」

(三) 不喜交際

至於苦學的情況，如以八圓旅費上南京，夾袴過多，凡上下輪船總是坐獨輪車，一邊攔行李，一邊留自己坐。

三、日本留學時期……二十二至二十九歲……修養時期（一九〇二——一九〇九夏），

這期的大事是俄兵佔領奉天，日俄開戰，革命思潮起於全國，和他個人關係較切的有章太炎師的下獄，徐錫麟秋瑾的被殺等。

這留學時期又可分為三個小段：（一）東京弘文學院時期，（二）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時期，（三）東京研究文學時期。

（一）東京弘文學院時期（一九〇二——一九〇四夏）

此時，我初次和他相識，他在課餘愛讀哲學文學的書以及常常和我談國民性問題，這些已見於拙著「懷亡友魯迅」，茲不贅述。他曾為「浙江潮」撰文，有「斯巴達之魂」，「說鈿」等（見「集外集」），鈿即鑄也。

（二）仙台醫學時期（一九〇四——一九〇六春）

他學醫的動機：（一）恨得中醫耽誤了他的父親的病，（二）確知日本明治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醫的事實。以上兩點，參閱「吶喊」序文和「朝華夕拾」：「父親的病」便知。但是據我所知，除此以外，還對於一件具體的事實起了弘願，也可以說是一種癡想，就是：（三）救濟中國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謂『三寸金蓮』，使恢復到天足模樣。後來，實地經過了人體解剖，悟到已斷的筋骨沒有法子可想。這樣由熱望而苦心研究，終至於斷念絕望，使他對纏足女子同情，比普通人特別來得大，更由絕望而憤怒，痛恨趙宋以後歷代摧殘女子者的無心肝，所以他的著作裏寫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淚的。例如：

（1）見了繡花的弓鞋就搖頭（「朝華夕拾」一一四葉）。

（2）『至於纏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裝飾法中，第一等的新發明了。……可是他們還能走路，還能做事；他們終是未達一間，想不到纏足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體上痛苦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殘酷爲樂醜惡爲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熱風」三五葉）。

（3）小姑娘六斤新近裹脚，『在土場上一瘤一拐的往來』（吶喊：風波）。

(4) 討厭的『豆腐西施』，『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吶喊』：『故鄉』)。

(5) 愛姑的『兩隻鉤刀樣的腳』(『彷徨』：『離婚』)。

(6) 『……女子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搖搖擺擺』，(『南腔北調集』：『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

他的感傷多端，從此着重在國民性劣點的研究了。可見『吶喊』序文所載，在微生物學講義的電影裏，忽然看到咱們中國人的將被斬，就要退學，決意提倡文藝運動，這電影不過是一種刺激，並不是惟一的刺激。

(三) 東京研究文學時期(一九〇六——一九〇九夏)

一九〇二年的夏天，留日學生的人數還不過二三百，後來『速成班』日見增多，人數達到二萬，真是浩浩蕩蕩，他們所習的科目不外乎法政，警察，農，工，商，醫，陸軍，教育等，學文藝的簡直沒有，據說學了文學將來是要餓死的。

然而魯迅就從此致力於文藝運動，至死不懈。

此時，他首先紹介歐洲新文藝思潮，尤其是弱小民族，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文學。有兩件事應該提到的：（一）擬辦雜誌「新生」，（二）譯域外小說。這兩件事說來頗長，好在他令弟知堂（作人）所作的「關於魯迅（二）」（宇宙風三十期）文中已經敘明，我不必重複詳說，只略略有所補充而已。「新生」雖然沒有辦成，可是書面的圖案以及插圖等等，記得是統統預備好了，一事不苟的；連它的西文譯名，也不肯隨俗用現代外國語，而必須用拉丁文曰 *Viva Nova*。後來，魯迅爲「河南」雜誌撰「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墳），介紹英國拜倫，德國尼采，奈賓霍爾，挪威易卜生，及俄國波蘭匈加利的詩人等。域外小說集初印本的書面也是很優美的，圖案是希臘的藝術，題字是篆文「或外小說△」，紙質甚佳，毛邊不切。大家都知「新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急先鋒。它的民七，一月號，胡適之的「歸國雜感」，說調查上海最通行的英文書籍，『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想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英文教習，竟連 Bernard Shaw 的名字也不會聽見過，不要說 Tshelnov 和 Andrejev 了，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殊不知周氏兄弟在民七的前十年，早已開始譯 Tshelnov 和 Andrejev 的短篇小說了。

魯迅實在是介紹和翻譯歐洲新文藝的第一個人。

總之，他在游學時期，用心研究人性和國民性問題，養成了冷靜而又冷靜的頭腦。惟其愛國家愛民族的心愈熱烈，所以觀察得愈冷靜。這好比一個醫道高明的醫師，遇到了平生最親愛的人，患着極度危險的痼疾，當仁不讓，見義勇為，一心要把他治好。試問這個醫師在這時候，是否極度冷靜地診察，還是蹦蹦跳跳，叫囂不止呢？這冷靜是他的作品所以深刻的根本原因。

四、杭州紹興教書時期……二十九至三十一歲（一九〇九夏——一九一一冬），這時期的大事是辛亥革命。

民元前三年夏，他因為要負擔家庭的費用，不得不歸國做事了。在杭州任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和化學教員一整年，在紹興任中學堂教務長一年餘，革命以後，任師範學校校長幾個月。

在兩級師範教化學的時候，有過這樣的一件事：「他在教室試驗輕氣燃燒，因為忘記攜帶火柴了，故於出去時告學生勿動收好了的輕氣瓶，以免混入空氣，在燃燒時炸裂。但是取

火柴回來一點火，居然爆發了；等到手裏的血濺滿了白的西裝硬袖和點名簿時，他發見兩行只留着空位：這裏的學生，想來是趁他出去時放進空氣之後移下去的，都避在後面了。」所以孫春台（福熙）的「我所見於『示衆』者」裏說：『魯迅先生是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的愛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爲愛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愛人，不給人以輕氣瓶中混入空氣燃燒時就要燥裂的智識，他不至於炸破手。……』（民十五，五月，京報副刊）

五、北平工作時期……三十二至四十六歲（民元——十五年秋，即一九一二——一九二六秋）。

這期的大事，國內有民元中華民國成立，民四日本二十一條的威脅及洪憲稱帝，民六張勳復辟運動，民十四孫中山先生逝世及上海五卅慘案，民十五北京三一八慘案及國民革命軍北伐；國外有世界大戰。

元年一月，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子民先生之招，到部辦事，公餘老是鈔沈下賢的集子。一日，曾偕我同董恂士（鴻禕）去訪駐防旗營的殘址，只見已經成了一片瓦礫場，偶爾贖着破屋幾間，門窗全缺，情狀是很可憐，使他記起了從前在礦路學堂讀書的

時候，騎馬過此，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揚鞭窮追，以致墜馬的故事。

同年五月，到北京 住紹興會館，先在藤花館，後在古槐書屋，這便是相傳在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從此多年沒有人娶住的。八年移居八道灣，十二年遷寓甌塔胡同，十三年移入宮門口西三條新屋。

在北京工作十五年，其間又可分爲前後兩段，以「新青年」撰文（民國七年）爲界，前者重在輯錄研究，後者重在創作。

前期住在會館，散值的工作是：（一）鈔古碑，（二）輯故書，這二事可參考知堂的「關於魯迅」（宇宙風二九期），（三）讀佛經。魯迅的信仰是科學，不是宗教，他說佛教和孔教一樣，都已經死亡，永不會復活了。所以他對於佛經只作人類思想史的材料看，藉此研究其人生觀罷了。別人讀佛經，就趨於消極，而他獨不然。

至於他的創作短篇小說，開始在民國七年四月，發表在同年五月號的「新青年」，正值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其第一篇曰「狂人日記」，才用「魯迅」作筆名，「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他的創作力好像長江大河，滾滾不絕。這是魯迅生活上的一個大發展，也是中國

文學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章。因為從此，文學革命才有了永不磨滅的偉績，國語文學才有了不朽的劃時代的傑作，而且使他成爲我們中國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戰士。現在時間有限，我就「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兩篇作個舉例的說明而已。

「狂人日記」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來猛烈地抨擊禮教的。據魯迅自己說：『因那時的認爲「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却是向來怠慢了介紹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參閱「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這是實實在在的話，試問讀到篇中所云：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

又云：

「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真的難見人！」

有誰不感到禮教的迫害，有誰不想奮起而來攻擊呢？他的其餘作品有好多篇彷彿可作這「狂人日記」的說明，「祝福」便是一個例子。「祝福」的慘事，不慘在狼吃了阿毛，而慘在禮教吃了祥林嫂。

我那時在南昌，讀到「狂人日記」就非常感動，覺得這很像周豫才的手筆，而署名卻是姓魯，天下豈有第二個豫才乎？於是寫信去問他，果然回信來說確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冊裏有署名唐俟的新詩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們見面談到這事，他說：「因為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我從前用過迅行的別號是你所知道的，所以臨時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同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至於唐俟呢？」他答道：「哦！因為陳師曾（衡恪）那時送我一方石章，並問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對他說「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罷。」我聽到這裏，就明白了這「俟」字的涵義。那時部裏的長官某很想擠掉魯迅，他就安靜地等着，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兩個字顛倒過來，堂和唐兩個字同聲可以互易，於是成名曰「唐俟」，周，魯，唐，

又都是同姓之國也。可見他無論何時沒有忘記破壞偶像的意思。

「阿Q正傳」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大家都知道這是一篇諷刺小說，在描寫中國民族的魂靈。知堂在十一年三月十九晨報副刊上說過：「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爲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實社會裏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他）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各種意見，提煉精粹，凝爲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寫中國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爲痛切，因爲我相信這是中國人的最大的病根。」（仲密：「自己的園地」八。後來印成單行本的時候，這一篇未見收入。）

「阿Q正傳」，發表於民國十年十二月，到現今是整整的十五年了。我每次讀到它，總感覺一種深刻和嚴肅，並且覺得在魯迅的其餘作品中，有許多處似乎可當作這篇的注解成說明來讀，因爲描寫阿Q的劣性彷彿便是描寫民族的劣性故也。現在隨便舉出幾點，彼此參照，便可瞭然，例如：

(一)自大 阿Q和別人角的時候，問或瞪着眼睛道：「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這宛然是以「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自負的國粹派的口吻，魯迅所時常指摘的：「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熱風」十八，十九葉？）

(二)卑怯 阿Q「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試讀「隨感錄四十八」有云：「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熱風」四三葉）還有「通訊」云：「先生（旭生）的信上說：情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情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

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爲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改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華蓋集二二集）還有，「忽然想到七」有云：「……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着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華蓋集五七、五八兩集）

（二）善變——投機，迎合取巧

阿Q本來是深惡革命的，後來却也有些神往，想

「革命也好罷」……試讀「忽然想到四」裏的話：「……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爲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爲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遠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着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命運。」（華蓋集十二，十三兩集）還有「算賬裏說」：「……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

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却換得幾頁光榮的學術史……」（《花邊文學七九葉》）

（四）自欺——精神上的勝利法

阿Q在形式上打敗之後，有種種妙法以自慰：或者算被兒子打了；或者說自己蟲豸好不好，或者簡直自己打兩個嘴巴，就立刻心滿意足了。這類自欺欺人，別設騙局的方法，在士大夫之間也何嘗沒有？……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岳飛的被殺，便只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名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中國人的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却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却只願歌詠那一羣烈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

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爲，因爲我們已經藉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我們的先輩走着同一的路。……」（墳：論睜了眼看）此外，描寫着的劣性還很多，限於時間，不及備舉了。

十五年三一八慘案後，四月奉軍進京，有通緝名單的傳言，我和魯迅及其他相識十餘人，避居D醫院的一間堆積房裏若干日，魯迅在這樣流離顛沛中，還是不斷地寫文章，「朝花夕拾」裏的「二十四孝圖」，「五猖會」，「無常」，都是這時的作品。

這期的重要創作，已經結集者有：——

小說 吶喊

同上 彷徨

論 文 墳

講 義 中國小說史略

散文詩 野草

回憶文 朝華夕拾（前半部）

雜感集 熱風

同 上華蓋集

同 上華蓋集續編

六、廈門廣州教書時期……四十六，四十七歲（十五年秋季至十六年秋，即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時代背景是甯漢分裂，國民黨清黨運動。

這時期雖很短，只有一年，可是魯迅感觸多端，不很開口；『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因之，生活極不安定，宿舍屢有更變。在廈門四個月，因為『不合時宜』，搬來搬去，終於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房子裏，雖對着春秋早暮景象不同的山光海氣也不甚感動，所不能忘懷的，倒是一道城牆，據說是鄭成功的遺跡。『一想到除了台灣，這廈門乃是滿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委實覺得可悲可喜。』（華蓋集續編二二三葉）到廣州後，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後來搬出學校，租了白雲樓的一組仍舊合居。『……我這樣外却不同：

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隻蛋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彷彿覺得不知那裏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然而我却漸漸知道雖然沈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小約翰：引言）諸位請讀「兩地書」，及「三開集」裏的「怎麼寫」，「在鐘樓上」兩篇，便可以知道那時期他的生活的大略。

我不知道他在廈門大學擔任什麼科目，至於在中央大學，則任文學論和中國文學史等，因為選修文學論的學生人數太多，以致上課時間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禮堂。這期的著作如

下：——

通 訊 兩地書（與景宋合著）

回憶文 朝華夕拾（後半部）

雜感集 華蓋集續編的續編（附在華蓋集續編之後）

同 上 而已集

講義 中國文學史（未完）

一七、上海工作時間……四十七至五十六歲（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即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國家大事有十七年的北伐成功及五三濟南事件，二十年九一八後東四省的淪亡，二十一年二八上海之戰。

這十年之間，國難的嚴重，日甚一日，魯迅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政治的不軌道，上海文壇的淺薄空虛，一點也不肯放鬆，挺身而出，「奮筆彈射，無所避回」，於是身在圍攻，禁錮之中，而氣不稍餒，始終奮鬥，決不屈服。這時期可以稱為短評時期。他的短評，都像短兵相接，篇篇是詩，精悍無比。不識者奚落他，稱之為「雜感家」，殊不知這正是他的戰士生活的特色。他不想做什麼領袖，也沒有「藏之名山」的意思，以為一切應時的文字，應該任其消滅的。「熱風」序文裏說得好：「……幾個朋友却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癩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看病菌尚在。」所以他的十多本雜感集大都是應時而作，只要時弊快快去

掉，則他的文字本來願意歡歡喜喜地消滅。

上海不是個好住處，不說別的，單是空中的煤灰和鄰居的無線電收音，已經夠使他心煩氣悶了。他常對我說，頗想離開上海，仍回北平，因為有北平圖書館可以利用，願意將未完的中國文學史全部寫成。它的大綱早已成竹在胸，分章是「思無邪」，「離騷與反離騷」，「藥與酒」……他的觀察史實，總是比別人深一層，能發別人所未發，所以每章都有獨到的見解。我們試讀「而已集」裏那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便可窺見一斑。這是他的中國文學史的一段，思想很新穎，議論很透闢，將一千六百年前人物的真相發露出來，成了完全和舊說不同的樣子。我正盼望這部大著作能夠早日觀成，不料他竟齋志以歿，連腹稿也同埋地下，這是無可彌補的大損失！

近年來，他寫文章之外，更致力於大眾藝術和大眾語文。前者是提倡版畫，因其好玩，簡便，而且有用，認為正合於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他個人首先搜集了許多件英，俄，德，法，日本的名刻，有時借給別人去展覽，有時用玻璃版翻印出來，如「士敏土之圖」，「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使藝術學徒有所觀摩。一面，在上海創辦木刻速修講習會，從

招生以至每日的口譯，都由他一個人擔任的。這個藝術現在已經很有進步，可以說風行全國了。後者是鼓吹大眾語，因為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他說「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為（一）製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語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眾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論大眾語）

本期的重要著作，列舉如下：

雜感集 三間集

同上 二心集

同上 南腔北調集

同上 僞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

同上 准風月談

同上 花邊文學

小說 故事新編

此外，近年散見各種雜誌的文章，不會由他自己結集起來，否則一定又添了一個有趣的書名。有一本題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魯迅雜文集」，在他逝世的一個月印行的，編次甚亂而銷行甚廣，決不是他自己編訂的東西，前面既無序文，書尾也不貼版花。自從他去世，投機取巧的市儈，東鈔西撮，紛紛出書，什麼「魯迅自述」啦，「魯迅雜感集」啦，「魯迅諷刺文集」啦，「魯迅最後遺著」啦，陳列在書攤上五花八門，指不勝屈。更有無恥之徒，冒名取利，將別人的作品，換一個臨時封面，公然印着「魯迅著」，例如「活力」，「歸家」等等，尤其可惡。請諸位千萬注意，別去上當！

以上所談，只關於他的創作方面，至於翻譯，已經印行的不下三十種，工作也極其認真，字字忠實，不肯絲毫苟且，並且善能達到原文的神旨，這也是譯界中不可多得的珍寶。總之，魯迅無論求學，做事，待人，交友，都是用真誠和熱愛的態度，始終如一，凡是和他接近過的人一定會感覺到的。他的勤苦耐勞，孜孜不倦，真可以忘食，忘寒暑，忘晝夜。在廣州住白雲樓的時候，天氣炎熱，他的住室陽光侵入到大半間，別人手上搖着扇子，尚

且流汗，可是他能在兩窗之間的壁下，伏案寫稿，手不停揮；修訂和重鈔「小約翰」的譯稿；編訂「朝華夕拾」，作後記，繪插圖；又編錄「唐宋傳奇集」等等。蟄居上海以後，爲生活費的關係，勤勞更甚。書案前一坐下，便是工作；工作倦了，坐到案旁的一張藤躺椅上，看看報，或是談談天，便算休息。生平游覽極少，酬應最怕，大抵可辭則辭。衣服是布製的；鞋當初是皮的，十餘年來是膠皮底帆布面的；臥牀向用板牀，近十年來才改；寫字始終用毛筆。除了多吸烟捲而外，一無嗜好。他至死保持着質樸的學生時代的生活。

他的真摯，我不用說別的，就在遊戲文字裏，也是不失常度，試讀「我的失戀」，便可知道。這本來是打油詩，其中所云：「愛人贈我百蝶巾，回她什麼：貓頭鷹」，「愛人贈我雙燕圖，回她什麼：冰糖壺盧」，「愛人贈我金鍊索，回她什麼：發汗藥」，「愛人贈我玫瑰花，回她什麼：赤練蛇」（野草十一至十四葉），似乎是信口胡謔了，其實不然。要曉得貓頭鷹，發汗藥之類，的確是他自己所心愛的或是所常用的物品，並沒有一點做作。

他的富於友愛，他是常人所不及的，最有幫人的忙，濟人的急，尤其是對於青年，體貼無微不至。但是竟還有人說他脾氣大，不易相處，這是我所不解的。

他這樣地犧牲了個人生前的幸福，努力爲民族生存和進步而奮鬥，患肺結核而至於醫師多次警告了，還是不肯休息而且『要趕快做』，真是實踐了他三十五年前所做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

我說過：魯迅之所以偉大，就在他的冷靜和熱烈雙方都澈底。現在話已說多了，就引用他的「自嘲」詩中的兩句作爲今天談話的總括罷：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爲孺子牛。』

上句表冷靜，下句表熱烈。關於上句，請參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墳：寫在「墳」後面）下句請參閱「救救孩子」（狂人日記的末句），『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又景宋的哀詩所引用的『我好像一隻牛，喫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即使在「自嘲」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偉大來。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錄二

魯迅和青年們

景宋

一 我的升學

讓我站在作爲一個青年的立場，——從這一角度，來觀測魯迅先生，是這樣的：

「五四」潮流的音波，從北平延展開去，青年的思想一變，求知慾刺激每一個弱小的靈魂。那時的我，雖則初級師範已經畢業，且已擔任了教職，而仍多方設法達到升學野心。可是經濟條件不容許我進那較近理想的學校，在幾度考量之下，我投入了女高師。

校長是許壽裳先生；和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是同鄉而又是知交，這給了我校以許多便利。北大每有學術講演，總時常容許我同學參加聽講。記得那時正宣傳着愛因斯坦來華講演相對論，自己雖則不是理科學生，但覺得多聽些總有好處。也就常常跑去聽講。這兄妹一樣的學校，雖然小妹妹比起大哥哥來，實在太過弱小了，然而文學的教師，因許校長熱心的計

畫，我那班裏，幾乎全是北大的教授和講師。校舍雖不同，所受的教課，講義却是一樣的。尤其是馬裕藻、周樹人、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諸先生，都是爲學生們所景仰不置的。我初到北平時，即聽見朋友說：北平文化界之權威，以三沈二周二馬。女師大竟有那麼多名教授，這是使同學們非常欣慰的事。

二 許多導師

那時是一九二三年，開學之始，三沈之中，惟士遠先生未來授課，但入後也終於來了。二周——魯迅豈明兩先生，則是一開學即給我們以不少教益。有一位馬先生，因爲並非研究文學，自然無從領教。而幼漁——即裕藻——先生，不但於授課之際，「誨人不倦」，且於課餘，縱論一切，親切、誠懇、坦率，真不似嚴師，轉令人有如面慈父之感。

三 魯迅先生

當魯迅先生來上課的瞬間，人們震於他的聲名，每個學生都懷着研究這新先生的一種好奇心。在鐘聲還沒有住餘音，同學照往常積習還沒就案坐定之際，突然，一個黑影子投進教

室來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髮，粗而且硬，筆挺的豎立着，真當得『怒髮衝冠』的一個『衝』字。一向以爲這句話有點誇大，看到了這，也就恍然大悟了。退色的暗綠夾袍，退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彎上衣身上的許多補釘，則炫着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製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釘，人又鵝落，常從講壇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釘，也掩蓋不住了。一句話說完：一團的黑。那補釘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別熠耀人眼。小姐們嘩笑了！『怪物，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也許有人這麼想。講授功課，在迅速的進行。當那笑聲還沒有停止的一剎那，人們不知爲什麼全都肅然了。沒有一個人逃課，也沒有一個人聽講之外拿出什麼東西來偷偷做。鐘聲剛止，還來不及包圍着請教，人不見了，那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許久許久，同學醒過來了，那是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の世界吹拂着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絲暖氣。不約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氣回轉過來了，一致愛護的魯迅先生，在學生中找不出一句惡評。也曾經有過一次辭職的事，大家也一個不缺的，擠到教務處，包圍他，使他團團地轉，滿都是人的城牆，肉身做的堡壘。這城堡不是豫備做來攻擊他，正相反，是衛護他的鐵壁銅牆。接受了這一批青年熱誠的先生，終於

重又執掌教務。

四 力的浸透

一天天的薰陶熔冶，可親可敬的灌溉着每一株小草，許多青年想盡百計去接近他，希望從他那裏多少得點楊枝雨露。他不自私！正義感蘊蓄在他的心中；扶助被壓迫者，揭發並揭露那些卑鄙的蠱惑們，正是他的任務。這一種信念的力浸透在每一個接近過他的青年底純樸的胸懷，而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個。

五 和我們站在一條戰線裏

環境的黑暗，教育界一部份人的卑污，使得青年們終日遑遑，四處尋找出路，如黑茫茫的大海中尋求燈塔一般。這終於使我冒昧地向先生通信請教了。（參看「兩地書」第一集）積極的正面着人生，希望將來比現在好一點，韌的戰鬥，隨時用質直的方法對付，凡這一切教誨，不但我一個人用得着，也是所有青年們的金玉良言吧。

遏阻民族覺醒，借外力壓迫，假手於正人君子和章士釗們而給青年學子以暴力的鎮壓，這「黑暗的閘門」，先生獨力肩住着。而又一面以文字教育那時的青年，指點應走的路。一

面自己加入青年羣裏，集合羣力開會反抗，直至黑暗的血手，製造『三一八』的大屠殺，先生於是憤勞成疾，眠食俱廢了。

六 革命的愛在大衆

先生病時，據他們的同鄉說：他房裏有兩把刀，一把就放在牀褥下面。他很孝順他的母親，如果他的母親不在，在這可悲憤的環境裏，他可能會自殺。但這畢竟是一種傳說，在這一時期裏，先生還是積極的奮鬥着，他一面當好幾個學校的教師，一面在教育部當僉事。如果真是老於世故的人，那時候是早已默默無聲了，但先生却公正無私的給予教育當局很多批評，這博得了許多青年的信任，來請教他的，自然多起來了。雖則往常不喜出入教師之門的我，這時也因爲校務時常到他家裏請教。但每次去時，總見他在寓所裏仍然極其忙碌。或者給青年看稿子，或者編副刊，校對書籍，他沒有一刻讓自己好好休息過。有時，我也從旁學習一二，替他校對什麼，或者代抄點「墳」之類的材料。可是他總是不大肯叫人替他做事，一切大小瑣碎，都願意自己動手。就是他嗜好的茶，也不勞人代泡。房裏備好一隻痰盂，經常容納他杯子裏的茶滓。他把茶滓傾倒在這裡之後，就在書架罐子裏取些茶葉，自己再到廚房去倒開水。寂寞的

家，孤獨淒涼的他，未能禁止心頭熾熱的烈火，『革命能愛在大眾』，我看到先生全心力寄托在大眾身上。自奉的儉省，衣着食用的簡樸，接待客人的坦直，都可看出先生人格的一面。在北平時幾乎整天有客人拜訪他。人們總是爲了接近他得些正確的指引而來的。而每一個到過他寓所的青年總也覺得欣幸而滿足。一次得到指引以後總希望再有同樣的幸運，再見一次這樣的一位慈謫博學的指引導師！

七 消極？

在我呢，看他那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聽他那看透一切黑暗面但以『希望』來安慰後生的議論，總處處在誘發我關於他那同鄉所說的悲觀自殺的話，在某一天，我頑皮地搜索書架和床褥，果然發現兩把刀。或者正確地說：是兩把匕首。我實行『繳械』了，先生笑了笑也就完事。他是不肯拿青年做敵人的。在許久的另一機會裏，他對我解釋說：『刀是防外來不測的，那里是要自殺。』我把他的同鄉的話反問他，先生大笑起來，說：『你真是個傻孩子！』

八 積極！

不過事實的壓迫，（參看華蓋集等）章士釗們的代表黑暗的反動力，正人君子的卑劣詭陷，真使先生痛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長時期在縱酒。經醫生診看之後，也開不出好藥方，要他先禁煙，禁酒。但細察先生，似乎禁酒還可，禁煙則萬萬做不到。那時有一位住在他家裏的同鄉，和我商量一同去勸他，用了整一夜反覆申辯的功夫，總算意思轉過來了，答應照醫生的話，好好地治病醫好。而且對朋友也確有這表示：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給李秉中先生的信就這樣說：「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為我近來忽然還想活下去。爲什麼呢？說起來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還有幾個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還要發點議論，印點關於文學的書。」這就是先生那時真實的心境。

九、不因一人做了賊就疑心一切人

以一個熱情認真的人，每易在虛偽，奸詐百出的現實裏碰壁，這真費了先生無數不必要費的力氣。先生病了，這猶如兵士在戰鬥中遇着毒氣彈是猝不及防的。不過先生一面戰鬥，一面還給北新、未名社計劃着出書，一面編副刊，給青年看文稿，並不像消極。就我所見的，就有一位作家把他的小說請先生編定，出書之後，銷路很好，他立刻成了一位有名作家。於是

商人投機心理，向他勸進，不久又把落選的集成一本問世。先生看了這，搖頭嘆氣說：『我的選擇很費不心血，每一種的代表作都有了，其餘那些，實在不能算很成功，應該再修養，不怕刪削纔會有成就呢。』其實在先生自己，正如告訴人們寫作方法中所說的，也是不惜盡量刪掉那不大要緊的東西的。其後這一位作家，還出了不少的書。有時也請先生看稿，但是先生總給他攔起來，似乎不敢做第二次的刪削了。我記得還有一位作家，先生辛辛苦苦給他選定作品，校字成書之後，那位青年向人說：『他把我好的都選掉了，却留下壞的。』以後這位青年有沒有把先生選掉的那好的作品出成書？有沒有從選掉而出的書獲得了更大的聲名我可不大清楚了。還有一位青年，先生也替他選定了一本創作，且逐一的校正了用字。在大熱天，從碑貼裏找出圖案來做封面，由自己親手摹寫以至成書。那青年先生一直愛護着他，看重他，且給他介紹稿子和職業，就是在編良友公司出版的那「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部中也極力誇獎他，而他呢？據說因為先生斥罵了某一位青年，也就像得罪了一切青年似的，使他不滿，竟從此和先生絕交了。像這樣莫名其妙，去如飄風式的絕交，先生是也無可如何祇好由他去吧！誰知積之日久，『魯迅愛發脾氣』囉，『魯迅是青年的絆腳石』囉，真像聚蚊成

雷，將一切的惡聲，都襲向先生而來了。平心而論：先生有分明的是非，一面固愛才若渴，一面也疾惡如仇。在一般人總以常情窺度事理，然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豈常情所能概論？先生對於青年，儘有半途分手，或爲敵人，或加構陷，但也有始終不二者。而先生有似長江大河，或留或逝，無所容於中，仍以至誠至正之忱，繼續接待着一切新來者。或有勸其稍節精力，『不亦可以已乎？』而先生的答覆是，『我不能因爲一個人做了賊，就疑心一切的人』這是多麼坦直的態度。人家總批評他多疑，據我觀察所得，由他無故和人鬧的總不大有，多是根據許多事實，沒有法子容忍，纔表示些決絕的態度。他這種不肯隨便疑人的心，這從他有感於人家矮牆上所插的碎玻璃的議論中，可見一般。他說：『這好比把一切過路人都當強盜看待了，是很不好的。』

十 青年的吸鐵石來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先生往廈門大學任教職。如果不是和段章之流大門，致列於幾十位被捕者之林，和另外的原因，大約未必會離開北平的。北平已經住了十五年了，可以靜下來研究學問，有好圖書館，這是先生時常所懷念的。政治的壓迫，個人生活的出發，驅使他。

尤其是沒有半年可以支持的生活費，一到遇到打擊，那是很危險的。我們約好：希望在比較清明的情境之下，分頭苦幹兩年，一方面爲人，一方面自己也稍可支持，不致於餓着肚皮戰鬥，減低了銳氣。然而廈門大學的實際，並不如先生去時所想像一般。連伙食也時常需要自己動手，在特別優待的藉口下，幾乎處處被人作弄。對學校設施，先生又深深感到難有所作爲。幸而他好像是青年的吸鐵石，自他到後，廈門大學研究文藝之風盛行起來了，冷清清的

大房間裏時常有學生的足跡不斷來往。就在他離校之際，還引起青年的覺悟，改革學校運動於是發生。雖則不久平息，但是跟着他同往廣州的青年，也不在少數。其間有一位姓謝的，是湖南人，以前且曾做過教員。人很活動，文學造詣也相當的深。他到廣東不久，就離去了，似乎是回到他的故鄉去的，但去後信息杳然，他好像是個做社會運動的人物，先生幾乎時常記念着他，且疑心他已被黑暗捲去。這真像一個謎。如今，却須我爲他祝福了。如果他還在人間，那麼，總應該和我們一同肩起這大時代的艱難的工作吧！另有一位廈大來的。那就是人們曾經談起過的那位『義子』。從廈門到廣州，一直追隨在先生左右，在旁人看來，怕沒有不當他是先生的忠實信徒的。他很能體諒先生的忙碌。除因事或領取學費等來到先生

跟前稍坐一刻，其餘總是不大向先生吵擾。他真是那麼一個潔身自好的青年呢。

十一 忠厚待人

對於某某書店，先生和它的歷史關係最爲深厚。先生爲它盡力爲它打定了良好基礎，總不想使它受到損害。創辦者原也是個青年，賴幾位朋友之助，纔打出這天下來。其時做新文化事業的真可說鳳毛麟角，而出版的書，又很受讀者歡迎，像這樣有歷史基礎的書店先生不願意隨便給它打擊。在別人看來，先生對它彷彿有點偏私。記得在廈門廣州間，曾有另一書店託人和先生磋商，許以優待條件，要先生把在某某書店發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給那家書店出版，先生也未爲所動。其後到滬復爲它編輯兩種刊物，替它另一刊物長期譯稿。先生所編的刊物，一種是同人性質的，沒有稿費，一切義務，另一種由先生編校，每月不過由我們拿回少數校對費，其實大半還是盡義務的。其間徵稿，還稿，寫回信，校稿等，先生全部精神幾乎用在這里了。又初到滬上，正人事紛繁，先生且病（到滬大病一場）且工作，無時或息，並無對書店有疏懶之意。且正在圍剿中，許多人以爲他就要沒落了，聰明的人都遠遠地離開。兼兼那時出教科書的風氣甚盛，誰個書店不想賺錢？風帆一轉，文學書就置之腦後了，先生以

爲這是大大的失着。如堅持早先立場，倒是一個爲文化服務最純潔令人敬佩的書店。然所以轉帆之故，又歸因於在滬之擴大組織，變店鋪爲家庭，外間給以批評爲：「胡塗」。然「胡塗」者，不精明之反也，水清則無魚，太精明的店，也同樣難以合作。先生所以時常說：「某某書店亂七八糟，真氣人，許多人固然受了他胡塗之累，可是，他也時常胡裏胡塗地吃人家的虧（如幾次封門）。比起精明的來，不無可愛之處。」的確，先生仍不無有些偏愛，或甚至溺愛的，每當他封門受壓迫時，先生從不肯在這時期去索一回版稅。然而他自己呢，每越遇壓迫襲來，則收入之路越窮，胡塗者，自然也有精明之處，亡命之徒，還能出頭露面，向法院控訴嗎？那是不足爲慮的。

先生往常總不斷指導我：說我太率直，不懂事。甚至有時發惱，質問我一個人將怎樣生活？固然，在他庇護之下，我是暖室中之小草，絲毫受不到風吹雪暴。可是我一個人在北方讀書時，自己也生活了十年之久，不是還好好好地活下去嗎？有時我因此不禁偷笑！至於他，到處陪小心扶助別人，也難免吃力不討好，會招徠莫名其妙的怨讎，或無故的絕交，這在先生，又將何以自解呢。

十二 編者態度

先生每編一種刊物，即留心發見投稿者中間可造之才，不惜獎掖備至，稍可錄用無不從寬。其後投稿較多，或覺少進境，也許會受到嚴厲的批評，以致爲人不滿，但這怕就是和青年來往難得持久之故罷。先生初到滬時編奔流，語絲，投來的稿子，真是纍纍萬狀：有寫了一次即不願覆看一遍，叫先生細改的；有翻譯而錯誤很多，不能登載，致招怨尤的；有一稿油印多份，分投各刊物的；有字甚小，模糊難辨的；自然還有不少稍加修改，即可採用的。這些，如果是那原文，先生能自己對照的，多給改正。其爲從英文譯來，遇有疑難，亦必多方向人打聽，修改妥善。或長短詩，音韻，體裁，結構，思想俱優，則必多方設法登載，凡是先生手編刊物，讀者怕很少不滿意的吧。

十三 『魯迅派』

這時有人從東京寄稿來，且時和先生通信，先生也照例覆信，看稿。信與稿一多，即成立友誼。有時蠅頭小字，連篇累牘的寫着信，費去先生大半天功夫。可惜這些信現時我沒有惜到一封。我知道在那些信中可算是知無不談，談無不盡，天下治亂，個人生活，都歷述無

遺了。有時信中飛來一張當票，先生也會親自帶往北平替他取贖，再小心翼翼的給送到他的家裏。孫伏園先生說過：先生給他再四打鋪蓋，比之於耶穌爲門徒洗腳。其實不但對門徒，對未見過面的朋友，先生也一樣必忠至敬地盡力服務的。後來這位朋友回到中國來了，希望先生爲他向北平教育界謀點事做，這在先生當然願意盡力的。於是寫介紹信以外，並親自函懇。事情頗有眉目了，突然，一個風聲傳來：說他是魯迅派，不能容他插足。魯迅居然有派，放這風聲的北平教界中的某權威，實在是最懂得魯迅精神的。

自然這位東京朋友的飯碗是立刻打破了。他轉來上海，從此和先生過往甚密。不幸先生因加入自由大同盟，左聯等而遭遇了嚴重的壓迫。那位東京朋友，雖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拂去衣上的塵沙，依然是翩翩年少。將『危險』的責任，一推到別人的身上，自己也就從『爲魯迅帶壞的圈中』爬了出去，飛黃騰達起來了。這是好的。先生從不願因自己之故而連累別人呢！

十四 通緝來源的滑稽

先生是負了密令通緝的罪名，帶到墳墓裏去的。說來自然滑稽，但也痛心。首先呈請過

織的，是×××××而主其事者則爲×××。先生是生長在那一省份的，這一來，則是他自己的故鄉，最先把他斥逐了。爲了這一紙文書，使先生從此自棄於故鄉，也使故鄉永世負斥逐先生之惡名。先生何罪？曰：『通緝墮落文人魯迅。』『墮落』而已。墮落有罪，則市井之徒皆得而詆。墮落文人而有罪則文網之禁過苛。至於先生是否爲墮落文人，稍有常識者，怕祇有嗤之以鼻吧！此其所以爲滑稽也。

但這事不是沒有緣故的，正和先生編刊物有關，當先生初到上海，主編「語絲」的時候，有署名××的一位青年，投文指責他們學校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凡有志於改革的，先生總盡力援助，所以把它刊登在「語絲」上了。這一反響，真不算小，原來某校畢業生，革命以後多成顯貴，×××就是其中之一。挾私嫌於心，誅天下人以稱快，本是『老爺們』的拿手好戲，何況一個魯迅。自由大同盟的事一起，借故追因，呈請通緝，通緝而又批准，那是非常自然的了。先生遭此厄運，氣憤填胸，發爲文辭，自亦激越。然被壓迫者的呼聲，正是國家民族的心聲，先生豈爲一己的私憤？

先生無論對任何人，絕不出難題目給他做。他清楚某方面的長處，同時也明白某部分的短處。譬如某某社，先和青年一同努力，一同計劃出書，甚至有時設法代籌印刷費，誠或有之。然彼此之間，仍留存相當限度，不能以此而叫先生強人所難也。某某社的成立，主持的幾位，大都是同鄉而又同學，他們友誼甚深，其中只有一位是不同省份的。先生在那社裏，也是異省人，他們當然沒有話說，但不能因先生而對一切人隨便，這是某某社一向脾氣，先生是了解的。所以那時另外有幾個人要求先生對某某社如何如何，先生也不能作左右袒，只好聽其自然。結果另一部分青年不滿而向先生進攻了。

十六 原稿

某某社之認真不苟，每個人多潔身自好（除却有一個做官的不算），這一切是先生所信服的。至於雖勤謹而氣魄甚少，不能有大作為，則為先生所惜。他們的認真，舉一例便可知道。先生平常原稿寄出，即多不過問底稿之如何保存。此次先生逝世，該社李君，把他積存的「小約翰」，「朝花夕拾」等六七種原稿，毫不污損地裝訂起來見贈。我們想想，這三數位青年，一面在求學，一面在做譯著，校對，出書等繁忙工作，仍留心保存先生手蹟，一點

一滴地抄出副稿付印。以視別人，把先生原稿隨便丟棄，終於落到包油條的境遇，對於一代文化宗匠之敬愛與歧視，在這裏可以窺測了。自然，我們不能希望人人把先生當孔夫子一樣的敬重，他也一樣的拿稿費換米飯，書店對於作家的平等待遇，本不足怪。可是某某社的苦心，則更是難能可感了。

十七 一位朋友

和某某社保持相當友誼，曾在北平旁聽過先生講書的青年F，後來在閩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對門即見，每天夜飯後，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處沒有客人，他就過來談天。他為人頗硬氣，主見甚深，很活動，也很用功，研究社會科學，時向先生質疑問難，甚為相得。後來在左聯等處，他也時露頭角。對先生感情很好，但對解決社會進步的熱忱更深。自奉很刻苦，早晚奔走輒不辭勞。曾有一時住在我們比鄰，他大約每天下午十時纔能回家，時常見他的太太手抱小孩在門外佇候，餓久了，小孩手拿乾麵包充飢。他不管家裏人的心焦，非到相當時間不回。回來已飯後十一時了。敲門聲響，他來了。一來就忙得很，「萌芽」「十字街頭」「前哨」等刊物的封面，內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討，要先生幫忙。甚至題目也常是他出

好指定，非做不可的。有時接受了，有時則加以拒絕。走出了，往往在晨二三時。然後先生再打精神，做預約好的工作，直到東方發亮，還不能休息。這工作多超過先生個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進忠告了。先生說：『有什麼法子呢？人手又少，無可推諉。至於他，人很質直，是浙東人的老脾氣，沒有法子。他對我的態度，站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對的。』先生是這樣謙虛，接待一個賦有正義感的青年。這青年有過多的熱血，有勇猛的銳氣，幾乎樣樣事都想來一下，行不通了，立刻改變，從新再做，從來好像沒見他灰心過。有時聽聽他們談話，覺得真有趣。F說：『先生，你可以這樣這樣的做。』先生說：『不行，這樣我辦不到。』F又說：『先生：你可以做那樣。』先生說：『似乎也不大好。』F說：『先生，你就試試看吧。』先生說：『姑且試試也可以。』於是韌的比賽，F目的達到了。對莊嚴工作努力的人們，爲了整個未來的光明，連自己的生命也置之度外的，先生除了盡其力所能及之外，還有什麼需要堅持？這時候見到的先生，在青年跟前，不是以導師出現，正像一位很重要，意氣極相投的摯友一般。

××先生從東洋回來了，添一枝生力軍，多麼可喜呢？那時候，壓迫並不稍寬，××先生也一樣的前進，當即被注意了。先生和他以前在某文學團體裏本有友情，這回手挽手地做民族解放運動工作，在艱難環境之下，是極可珍視的。先生也常留心自己的奄忽，留心繼起的有人，所以凡具殷望的，無不竭誠擁護，不遺餘力。有時遇到國外友人，詢及中國知識界的前驅，先生必舉××先生，××青年等以告，總不肯自尊自是，且時常掛念及××先生的身體太弱，還不及他自己。如今先生不幸逝去二周年了，希望××先生等爲國珍攝，努力前途。或對××先生頗有異議時，先生輒不惜唇焦舌敝，再三曉說。『對外對內，急需人才，正宜互相愛護，不可減輕實力，爲識者笑而仇者快。』現在則團結益堅，先生當可瞑目了。

十九 倡導木刻

木刻之在中國流行，不能不歸於先生的號召，其始朝花社出木刻選集五冊，使社會一新耳目，「奔流」等刊物亦時予介紹，一時風起雲湧，幾乎每種刊物非有木刻不顯進步。先生又舉行過幾次木刻展覽會，開辦過夏期木刻講演會，一時人才輩出，大有可觀。其最露頭角

的，如羅清楨、陳鐵耕、李樺、陳煙橋（即李霧城）賴少其、張慧等先生，俱能自成一格，前途無量。可惜人體構圖，多欠正確，爲美中不足，是則先生所時常道及並惋惜的。而比較成功的木刻家，以及習木刻者的籍貫，多爲粵人，先生常以爲異。我以爲民風之故。粵民得一風氣，卽往往迎頭趕去，故革命者亦多粵人，先生似頗首肯。

先生對於美術，向極留心，在北平時，常見他案上放有不少外國美術書，供隨便翻閱。一問起他總說：『那是消遣的時候看看的。』他是怎樣利用每一刻的光陰！就是從消閒中也得教育之益，無怪他和木刻朋友通信時，觀察之精確，句句說出來都是內行話。如一九三四寫給張慧先生的信云：『蒙賜函及木刻，甚感。拜觀各幅，部分儘有佳處，但以全體而言，却均不免有未能一律者。如「乞丐」，樹及狗皆與全圖不相稱，且又不見道路，以致難云完全。弟非畫家，不敢妄說，惟以意度之，木刻當亦與繪畫無異，基本仍在素描，且畫面必須統一也。』先生的率直批評，博得青年們的正義擁護，投函寄木刻請批評的，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張先生再寄木刻來，先生又報之書云：『頃收到十八日信并木刻三幅，甚感謝：上月廿八日的信，也收到的。先生知道我並非美術批評家，所以要我一一指出好壞來，我實

在沒有這本領。聞廣州新近有一個木刻家團體，大家互相切磋，先生何不和他們研究研究呢？」就大體而論，中國的木刻家，大抵有二個共通的缺點：一、人物總刻不好，常常錯，二、是避重就輕，如先生所作的「船夫」，我就見了類似的作法好幾張，因為只見人，不見船，構圖比較容易，而單刻一點屋頂，屋脊，其實是也有這傾向的。先生先前的作品上，還有類廢色采，和所作的詩一致，但這回却沒有。」同年給木刻家李霧城先生函云：「三日的信并木刻一幅，今天收到了。這一幅構圖很穩妥，浪費的刀也幾乎沒有。但我覺得烟囪太多了一點，平常的工廠恐怕沒有這許多；又「汽笛響了」，那是開工的時候，為什麼烟囪上沒有烟呢？又，刻勞動者而頭小臂粗，務須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爲諷刺他只有暴力而無智識了。但這一幅裏還不至此，現在不過偶然想起，順便說說而已。」這觀察多麼周到，深刻。像這樣的通訊，每個木刻家寄贈作品來時，先生都一樣的給以正確的批評的。而木刻青年對先生愛護之誠，並不因交往深淺而異，在他們沈痛的哀感，在他們踴躍的每人都極力把保存的遺札寄來之充分，我是多麼感動到震抖。我想：最好能夠把先生每封批評木刻的信，插以原圖刊印出來，不是很好的木刻示範嗎？曾經把這意思貢獻

給其書局，大約製圖費過鉅額，沒有成功。但是我總以為值得一做的，我時常想念到這樣做或者不是沒有意義的。魯迅先生說：「希望在將來！」木刻是有將來的前途的。

二十 先生與出版界

先生對文學有愛好的，幫助他們出些書，有關係的書店真不少。從北新，未名社，朝花社，春潮書局，大江書店，以至「譯文」，「作家」，「中流」，「海燕」「奴隸叢書」等，到如今，雖然北新仍健在，而從事文學運動之銳氣已消，其餘則又先後消滅，真令人有風流雲散之感。尤以未名社一向對出版業是那麼認真，精選，卓有信用，乃忽停頓，為先生所可惜不置。又因同情被壓迫者之故，先生不惜助之者，如聯華書局。主持人某君，本為某書局職員，多年做工，月入不過數金，要求先生給他一二本書出版，以濟困急。乃以「南腔北調」，「淮風月談」等與之。又陸續以瞿秋白（用樂髮筆名）編校的蕭伯納在上海，和他（用易嘉筆名）譯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及曹靖華譯的不定正路的安德倫等與之；有時且為之墊付排工等費。因其困難，不但先生自己不肯開口討版稅，（祇在後來病時，及先生死後陸續收些版稅），就是替朋友介紹的也是如此，約在半年前曹先生纔收到版稅廿元。先生甯可自己過克苦生活，

而從井救人，絕口不肯言窮，愈是困難，愈是如此。而人們還有計劃地造他的謠，說他逃難時也把帳目帶走。其實就算有帳目罷，資本家的帳目，還不是他自己有數？而先生的朋友，也從來不因先生介紹出書收不到版稅過問一下，這種相知，相信，相互了解，是超物質的。

二十一 錯誤

先生不但幫朋友出書，也幫朋友的兒子送入醫院醫病。有一位南京同學，後來在教育部做同事的張君，他的兒子患病，好幾個醫院都說嚴重，找到先生，他立刻託朋友介紹入一醫院，自己時常去探病，替他們付出千多元的醫藥費。出院之後，又替他們請全院的醫生吃飯，表示謝意。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時人們以平常上海洋場心理推測先生：以為先生能那樣代人化錢，一定是個富翁了。誰知先生却用錢之所要用，什麼留底都不存了。還有二位老朋友，是老革命黨，留學時的老同學，他們在上海相見了。先生不會對一切朋友隱藏什麼，這位老友自然也曉得先生肯隨便拿錢給人。有一天，這位老友來了，向先生支借五百元，說明不久就還。先生以忠厚待人，決不疑心有他，立刻向別人轉借給他。因為是老友，相互之間，自然相信得過，別人也相信他們，把千餘元的存摺，連圖章託他去取五百。誰知

這一來真是天曉得！變了『黃鶴』了。他寫信去催，圖章寄回來了，摺子已被乾沒……從此一概不理。後來從另外的朋友處聽到，那位老友在說：『人家說他收盧布，恐怕是真的罷！』盧布，是共產的，人人可得而用之，無怪這位老友，敢於這麼做了。然而這是他親眼看見先生從別人那里借來的。造謠者的心理，却原來爲自己的醜行找遮蓋，此外還有什麼！先生死了，那『債主』也會寫信去討，他可連信也不回。儘管在鄉下做他體面的紳士！以兒子的緣故，接收到繼承的遺產十幾萬的封翁，對朋友是這樣的。先生的血統出來的金錢，如果用在這樣的人的身上，那真是有點冤枉了。

二十二 爲社會服務

不管先生如何以物質濟人之困，而被接濟的，還說這東西來路不清，這是很使他痛心的。在他的著作裏也曾說過，用了妓女賣身的錢，還罵妓女卑污。……先生指的就是這批人。至於先生以精神幫助青年那更不必說了，逐字逐頁的批改文稿，逐字逐句的校勘譯稿，幾乎費去先生半生工夫。大病稍愈的時候，許多函稿送來了。說：『聽說你的病好些了，該可以替我看些稿，介紹出去了罷？』有時寄來的稿子是那麼小，複寫的鉛筆字是那麼模糊，

先生就夾心襯一張硬白紙，一看三嘆，終於也給整本看完了。在他的遺物中，有人拿初版的書請先生修改，先生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給改好了。死後我遇到作者，告訴他：『先生給你的書改好了。』他說：『讓他去罷，我不打算印了。』他的悼文是那麼沉痛，一見到遺容就那麼嚎啕大哭，而先生千辛萬苦給改過的書，曾不值一顧，我一想到先生一點點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無淚！然而這是少數人，這是我小氣。以先生偉大的人格，數十年所遇的朋友，生前死後，了解他的幾乎無間敵友。先生的工作，求其盡心，而從不想到對方的態度。他認為他的工作不是對個人，是為社會服務。辛勤的農夫，會因為孺子棄飯滿地而不耕作的嗎？先生就是這樣的。

二十三 好好的替中國做點事

人們的判斷方是正確的，對先生的愛護就是一個明證。殯葬之際，無問階級老幼，同聲悲哭，這就是先生苦難一生的判詞。當蘇聯本刻開展覽會於八仙橋青年會時，先生蒞臨了。一切的觀衆，一切的眼光，隨着先生亦步亦趨，有拿展覽目錄請先生題字的，先生就把帶在手邊的「引正集」簽了字給他們了。這時候先生多麼興奮，多麼感慨。他時常說：『我要好

好地替中國做點事，纔對得起你。」他真是爲我嗎？一切如我的青年，如我一樣殷注先生的青年，先生知道了應該怎樣感動，怎樣益加奮發。太奮奮了我心傷痛。我說：「門徒害夫子。」先生謙虛，不肯承認這話。

二十四 多幾個呆子

先生愛一切人，愛一切有專長之人，就是肯印書的人，他也極力誇獎鼓勵，他說：「他是老實的，還肯印書。」又說：「在唯利是圖的社會裏，多幾個呆子是好的。」先生自己亦明知是呆子而時常做去。他說：「青年多幾個像我一樣做的，中國就好得多，不是這樣了。」自他死後，繼他這樣做去的彷彿已大有其人，先生如果還健在，一定很安慰的罷。

後記

右一章係記先師魯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間關於治學之經路，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將來如有機會，當能有所續記。

附錄二則，一為先生昔年海外窗友許壽裳先生為文，備詳年譜，可為資考，係當面徵得同意者。一為魯迅夫人景宋先生之文，間以稍長，勉加省略，則係函中徵得同意者。今謹一併附錄如上，特此敬布謝忱。

一九三九年十月廿六日記於重慶。



活生



生活叢書

版權所有

著者 蕭紅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五十四號
廣州西關第十號A

經售處 各書局

定價 國幣三元八角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第三版 ISBN 1-6001-6300

